

# 湖北作家

2026春 总第98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准印证号(鄂)4200-2023140/年



# 湖北作家 HUBEI ZUOJIA

## 编委会主任:

李修文 古新功

## 编委:

李修文 古新功

申东辉 曾 怡

蔡家园 彭 霞

沈小群

## 主 编:

蔡家园

## 副主编:

彭 霞

## 编辑部主任:

王桐贵

## 责任编辑:

张亦扬

编印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辑:《湖北作家》编辑部

刊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68880630

传真:027-68880650

邮箱:hubeizuoja@163.com

排版印刷:武汉市籍缘印刷厂

发送对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印数:200册

准印证号:(鄂)4200-2025187/连

印刷日期:2026年5月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 特别关注

- 04 省作协召开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专题传达会议
- 06 湖北青年网络作家高级研修班在延安开班
- 08 2025年湖北省文学期刊(内刊)编辑业务专题培训班在襄阳举行
- 10 2025年度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年会暨报告文学作家培训在南漳举行
- 12 2025年度湖北骨干作家高研班在汉川开班
- 15 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修班在武汉举办
- 17 省作协组织参观“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湖北巡展
- 19 当知名网络作家遇见宝塔山  
——湖北首次青年网络作家高研班随访记 / 农新瑜

## 本期聚焦·网络文学创作谈

- 23 从烟火人间里打捞故事与真心 / 艾小图
- 27 网络文学创作:将审美和价值融入到观众心中  
/ 潘梦婷
- 32 我笔下的故事,是在生活里“捡”来的 / 杨烈文

## 序跋选粹

- 37 隽水芬芳似梅香  
——吴梅芳散文集《隽水叙事》序 / 刘醒龙

## 作家访谈

- 41 以文字绘制现实和人性的精神图谱  
——专访著名作家曹军庆 / 阮仲谋

## 作家印象

- 52 别晓苏老师 / 江清和

## 新作快评

- 58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  
——评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  
/ 刘保昌
- 63 清中晚期鹤峰州的社会与家族图景  
——简评《鹤峰民藏〈清中十九帖〉研究》  
/ 周少华

## 会员茶座

- 69 苍茫大地 / 董祖斌
- 75 最美的风景 / 徐新伟
- 85 灯之夜 / 周春兰
- 88 师傅的水平 / 黄育松
- 90 钟的方向 / 郑沙龙

## 八方文讯

- 92 咸宁市作协小说学会召开 2025 年度年会等
- 封二 湖北省作家协会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一次  
全会精神、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
- 封三 作家风采·艾小图



瞭望湖北文坛的窗口  
沟通作家读者的桥梁

## 省作协召开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一次 全会精神、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 专题传达会议

2025年11月24日下午,省作协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省委全会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我省“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科学研判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十五五”时期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作出系统部署。会议审议通过的《规划建议》和省委书记王忠林所作的《工作报告》,既坚持高点站位、统筹全局,又思路清晰、举措务实,为湖北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是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接续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张宏森主席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务实创新,全面总结了作协一年来的工作,系统部署了明年重点任务,为文学界勇担文化强国建设使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努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

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十一次





全会精神和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团结带领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生动文学实践激活创新创作活力,推动“出精品、出人才”取得新进展,助力新时代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一是全力冲刺年度重点工作。对照年初既定目标,全面梳理各项任务完成情况,确保“十四五”规划文学领域相关任务圆满收官。特别是要加快推进网络作家培训、湖北骨干作家高研班等重点项目,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二是扎实推进文学业务工作。强化项目跟踪管理,对正在实施的重点创作、出版计划要加大推进力度。同步做好湖北作家作品陈列布展等专项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加快工作进度。三是科学谋划明年工作思路。围绕“十五五”规划开局,提前研究制定明年文学工作要点,抓好“十五五”文学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着力打造若干具有辨识度的品牌活动或项目。加强与中国作协的工作联动,进一步提升湖北文学影响力。四是持续优化文学生态。加强文学领域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规范文学评奖、作品推介等机制,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学环境。关注作家群体思想动态,做好引导服务工作,凝聚行业共识与发展合力。五是坚决守好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所属刊物、湖北作家网等阵地的内容管理,同时注意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文学领域安全有序。

会议要求,省作协全体干部和全省广大文学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北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实际成效,助力文化强省建设,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文学的智慧和力量。



## 湖北青年网络作家高级研修班 在延安开班



12月2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2025 湖北省青年作家(网络文学)高级研修班”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开班,来自全省的30多名优秀青年网络作家代表参与本次为期7天的集中培训。这也是湖北省首次面向网络作家的高研班。

湖北是网络文学大省。近年来,湖北网络文学在创作生产、队伍建设、产业转化、海外传播等方面同步发力,整体呈现队伍壮大、类型多元、精品频出、平台拓展、生态向好的良好态势,“网络文学鄂军”在全国影响力持续提升。





据省作协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北网络作者保守估计超过80万人,其中“匪我思存”“猫腻”“吱吱”等头部作家持续保持强劲影响力,“一片雪饼”“古羲”等中坚力量不断壮大,一批新锐作者脱颖而出。在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2024年度榜单中,20位作家里湖北作家占比达五分之一,“湖北方阵”的全国地位更加凸显。

12月2日的开班仪式上,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在讲话中表示,在革命圣地延安举办湖北首次网络作家高研班,是全省文学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具体实践,意义重大,使命非凡。希望全体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在理论武装、精神洗礼和创作能力上实现新的提升和收获。

本次高研班课程设置丰富,针对性强,包括专题教学、现场讲解、学员论坛、情景教学等多种形式。在专题教学中,陕西延安干部学院杨延虎教授等专家将围绕“延安精神及其新时代价值”等主题进行授课。同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艾晶晶(匪我思存)等知名作家学者,以及来自阅文、番茄小说等网络文学头部平台的资深编辑,将就网络文学创作现状、精品化路径、AI技术融合等热点授课,为学员提供前沿、务实的创作指导。

研修中,学员们还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鲁迅艺术学院、南泥湾、梁家河等地,在实地采风中感悟历史、汲取创作养分。



## 2025 年湖北省文学期刊(内刊)编辑业务 专题培训班在襄阳举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学阵地建设,提升编辑能力素养,11月21—23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湖北省作家协会期刊工作委员会、湖北省期刊协会文学文化专委会、长江文艺杂志社和襄阳市文联、市作协承办的2025年全省文学期刊(内刊)编辑业务专题培训班在襄阳举行。来自各市州作协的50余名期刊编辑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作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编辑工作者要筑牢思想根基,增强做好文学期刊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不断提升专业能力,自觉肩负文化使命,为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才华与智慧。襄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冰,襄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桂全宝出席会议并致





辞。开幕式由长江文艺杂志社副社长陈俊主持。

活动一共邀请了5位知名专家为编辑们授课。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阳继波,湖北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易凌云,《人民文学》副主编邓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书局副总编辑胡沙岸,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分别以《文学作品导向把关应注意的问题》《以守正固根本,以创新促繁荣——打造引领文化创新创造的一流文学期刊》《媒体融合时代文学期刊的坚守与破圈》《怎样成为一个好编辑》《文学当为长江而歌》为题进行了精彩讲座。

23日,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作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担当作为、守正创新,切实做好文学期刊工作》的专题辅导,从“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担当文化强国建设使命”“坚守办刊初心,致力繁荣文学事业”“坚持守正创新,致力提升办刊质量”“坚守文学理想,提高办刊能力素质”四个方面对全省文学期刊(内刊)编辑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作为文学编辑,要切实履行好学习贯彻二十届全会精神的政治责任,在深学细悟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挥好文学期刊在引领思想、凝聚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奋力谱写湖北文化强省建设新篇章。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系统性指导与实践经验交流相结合,提升文学期刊(内刊)工作者的政治素养、编辑策划能力和数字化运营水平,推动全省文学期刊(内刊)高质量发展。参训的学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专题培训,个人的理论素养得到深化、眼界格局得以提升,对于如何做好期刊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和更坚定的信心,下一步将努力把培训收获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推动湖北文学期刊(内刊)的良性发展。



## 2025 年度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年会暨 报告文学作家培训在南漳举行



11月28日—30日,2025年度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年会暨报告文学作家培训在水镜故里、灵秀南漳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作协联合襄阳市文联(作协)举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专门会议精神,总结交流2025年全省报告文学创作工作,凝聚全省报告文学力量,促进报告文学创作繁荣发展。

培训讲座由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普玄、副主任阳继波共同主持,特邀中国报告文学界著名作家徐剑、梁鸿鹰、钟法权亲临现场,围绕“书写新时





代的备忘录、风物志和心灵史——关于报告文学创作若干问题的对话”，为现场作家奉献了一场高质量、深层次的面对面“对话式辅导”。三位著名作家分享经验，教授方法，从理论、实践与精神等多个维度，为与会作家理清创作思路，为我省报告文学写作注入了思想动能与艺术灵感。

徐剑深情讲述中，反复强调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是“永远的在场者”，坚守“看不到的不写、听不到的不写、走不到的不写”原则，围绕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通过艰苦卓绝的田野调查获取一手素材，去创作真正令读者感动的好作品。梁鸿鹰勉励作家朋友，报告文学蕴含了人类追求真相的好奇心，是持久的事业，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要充分认清适合自己的题材最重要，要采取“与众生对话的平视姿态”认识人民；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信息时代，要善于挖掘表象背后的本质，辨别真相。钟法权结合自身创作经历，生动地讲述了如何从平凡的生活细节和朴实的人物语言中，挖掘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在报告文学委员会年会上，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普玄带领大家集中学习了中国作协会议精神，分析报告文学创作发展形势和前景；委员们围绕专家辅导培训，结合一年来的工作和自身创作实践，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思想，建言献策。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在年会上为专委会成员进行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担负起文化繁荣兴盛使命；要关注现实把握大势，积极主动书写新时代社会与生活的壮丽篇章；要适应形势加强学习，不断提升报告文学创作实力和水平；要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推出报告文学优秀作品。

培训期间，与会嘉宾和报告文学委员会成员还一起参加了襄阳市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分会的揭牌仪式。



## 2025 年度湖北骨干作家高研班 在汉川开班



12月9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院承办、汉川市作家协会协办的2025年度全省骨干作家高级研修班在汉川市正式开班。此次培训班学员涵盖省作协签约作家、省直以及全省各地市州和神农架林区选派的骨干作家、特约改稿作家，共计69人。

在为期一周的高研班上，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修文与学员交流创作体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周志强，山东师大教授、《山东文学》执行主编赵月斌等专家，与学员在遣词造句、写作美学、思想深度、改稿经验等方面展开深入分享；《花城》杂志主编张懿、《江南》杂志主编哲贵、《雨花》杂志主编育邦、《小说月报》杂志副主编齐红霞等全国知名作家、专家学者和名刊编辑，将围绕各类文体创作经验和创新方式作





专题辅导。

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在致辞时介绍:“参加本期高研班的学员有刚刚入选的我省新一届签约作家,有刚刚届满的上届签约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有各地市州作协推荐的地方骨干作家,有汉川市本地作家,可以说,参加本期高研班学员,都是湖北中青年骨干作家,是繁荣湖北文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他特别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他在致辞中引用作家陈彦在《打开的河流》中写到的一句话,勉励学员——“文艺作品,一定是在充分把握了创作规律后,按文艺的习性,深切历史与社会脉动,创作出走心的、而不是技术至上、远离文化、空心萝卜、皮焦里生、好玩得不要不要的作品后,让受众喜闻乐见着去接受、去感动、去传扬,方可能真正发挥他的社会塑造功能,否则,还可能败坏人的胃口,让文艺沦为‘硬咯吱人’的、‘乱贴广告标签’的跳梁小丑。”“作为中青年骨干作家,要克服浮躁这一顽疾,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自己作品的文学品质,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繁环境中保持清醒,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耐心打磨作品,努力实现思想上有高度、叙事上有深度、内容上有温度、风格上有气度的创作目标。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成就《红楼梦》的经典,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对娜塔莎等角色的塑造通过十次调整才达到‘既真实又深刻’的境界。这些都印证了精益求精是创作的真谛。‘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追求从‘足够好’到‘极致好’的艺术跨越,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创作出一部部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不断树立湖北文学新的文化标识和精神标高。”

本次高研班活动也是省作协新一届签约作家的首次集体亮相。此前,省作协通过全省申报及评审,确定了第十五届签约作家名单,分别为万雁、



马亿、王思思(梵鸢)、王翔(穆萨)、匡彬(废斯人)、刘浪、别鸣、邹超颖、张春莹、林东林、周芳、钱墨痕、徐庆华(徐蒜蒜)、彭绪洛、蔡英(燕七),共15人,其创作涵盖小说、散文(含非虚构、报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以及网络文学等多个门类。

新入选的签约作家林东林表示,入选签约作家,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自觉使命在肩,将以作品为核心,不负省作协的期许以及作为创作者的志业,更加置身于湖北一线文学创作的可感氛围之中。此次高研班活动让作家们更加清晰地感知和融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变化,并且通过深入对照各自创作的优势与不足,找到文学版图中的自身位置。他表示期待在未来的几天培训中能与同行们深入交流,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努力建立起自身文学创作的辨识度和清晰面貌。

武汉大学写作学博士研究生穆萨谈到,此次签约既是珍贵的认可,也是深切的期许,自己在未来将更从容,更沉心静气地专注打磨精品之作。高研班培训让每位作者得以聆听多元的声音,期待能够收获更多经验和深刻有效的意见,同时也希望结识新的朋友,与更多的写作者建立连接。

第十五届签约作家首次将网络作家纳入评审范围,梵鸢的入选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久前与爱奇艺达成影视转化协议的梵鸢,也是本次高研班的学员之一。她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希望以自己为“样本”,让更多优秀网文创作者走进这一平台——在她眼中,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仅是载体不同,“优秀的创作者,都是在于创作优质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谈及听课感受,她说,“听周志强教授讲对每个汉字、每个标点的打磨,我深受启发。”在她看来,两类创作者的交流能够实现“双向滋养”:纯文学的细腻表达可丰富网文的文字质感,而网文对大众情感的敏锐捕捉,也能为纯文学提供更贴近当下的视角。这种碰撞,或许能为整个文学创作领域带来新的可能。



## 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修班在武汉举办



12月19—21日,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修班在武汉举办。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二级巡视员沈小群出席开班式。省作协副主席、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谢络绎主持并作总结发言。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成员、我省民族作家代表参会。

开班式上,申东辉作“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主题宣讲。他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他指出,湖北

是多民族富集区,也是民族文学大省,希望我省民族文学作家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指导创作;坚持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本省民族文化资源,积极扩大民族地区优秀文化的影响力,服务民族地区建设与发展;树立精品意识,提升创作质量,努力创作更多民族文学艺术精品。

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彬,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旭分别就“骏马奖的评选导向及其对创作的激励与反思”“民族文学创作现状”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恩施作协主席董祖斌,宜昌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田媛分别对恩施、宜昌两地的民族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报告。恩施咸丰县作协主席杨雪,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宜昌长阳文联秘书长肖筱分别介绍了咸丰、长阳地区文学创作发展机制。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付小平、委员杨亚玲、唐旭及民族作家代表陈胜乐、覃远歆、温锋等结合研修体会分别就具体的创作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会议期间,与会委员、民族作家代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考虑当前民族文学发展形势和民族作家创作需求的基础上,认真谋划“十五五”期间委员会长期与短期工作计划,以期形成与时俱进的民族文学服务运行机制,助力我省民族文学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本次研修从意识形态、专业趋势和艺术创造与服务等方面展开多维探讨,为不断开创我省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提供新思路,注入新动能。





## 省作协组织参观“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湖北巡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理想信念根基,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安排,11月24日上午,省作家协会举办联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20余名党员干部赴华中师范大学参观“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湖北巡展。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蔡家园,二级巡视员沈小群一同参加活动。

展览以“两个结合”为主题,通过实体文献、译文说明、历史照片结



合互动屏等立体化呈现方式,真实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历程。在现场讲解员的引导下,党员干部依次参观了“真理力量 薪火相传”“手稿藏书 经久弥珍”“经典巨著 思想丰碑”“‘两个结合’ 最大法宝”四个部分。同志们驻足于不同语种、各具特色的文献版本之间,感受真理穿越山海的传播力量,从早期共产主义先驱笔力千钧的翻译手稿中,体悟追寻光明的执着与热忱。大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本身也在中国这片沃土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史。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巡展为契机,切实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实践行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在推进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湖北支点建设中展现担当作为。





## 当知名网络作家遇见宝塔山 ——湖北首次青年网络作家高研班随访记

■ 农新瑜

12月1日,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一批来自荆楚大地的年轻面孔。

12月2日至8日,由湖北省作协主办的“2025湖北省青年作家(网络文学)高级研修班”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举行,来自全省的30多名优秀青年网络作家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7天的集中学习。

湖北是网络文学大省,目前全省网络作者保守估计已超80万人,形成了以头部作家引领、中坚力量支撑、新锐作者为基础的雄厚梯队。在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年度榜单中,20位上榜作家里湖北作家占比高达五分之一。

在湖北网络文学人才富集的背景下,让本次高研班意义深远。省作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湖北首次专门面向网络文学创作者举办的高级研修班,在全国范围内也属领先之举,标志着湖北对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鄂军”的系统化、专业化培育进入了新阶段。

当年轻与富有激情的网络作家与革命圣地宝塔山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 网络作家赴延安“朝圣” 白天学习晚上创作

此次高研班学员,汇聚了湖北网络文学界的新锐力量,他们不仅在创



作上成绩斐然,更在 IP 转化、跨界发展上展现出强大潜力。

参训的 30 多名网络作家,来自武汉、咸宁、宜昌、黄冈、襄阳、孝感等湖北各地,年龄主要集中在 24—40 岁,其中近 20 人为 90 后,最年轻的 00 后作家、省作协会员“墨染尘”只有 24 岁。

而他们的创作年限,大多都已超过 10 年(占一半以上),个人月均创作字数大多为 10—20 万字,已完成作品数量都在 6 部以上,最多的已达 20 部。在国内的主要平台阅文集团(起点/潇湘)、番茄小说、七猫小说、晋江文学城等,经常可见到他们多产而丰富的作品,创作题材涵盖都市/现实、历史/古言、玄幻/奇幻、言情等。

新锐云集,卧虎藏龙——

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网络作协理事“艾小图”,擅长青春都市情感类创作,已出版简体小说 17 部,其作品《爱情高级定制》改编的电视剧《幸福,触手可及》由黄景瑜、迪丽热巴主演,长篇小说《光阴童话》获第八届湖北文学奖。

中国作协会员“佳男”,是国内玄幻武侠创作领域的猛将,迄今创作总字数已超千万,2021 年获网络文学“十二天王”之一及阅文集团“武侠天王”称号。

90 后女作家“晴天白鹭”,作品单部累计阅读人数超千万,长期占据番茄小说榜单前列,其作品改编的短剧《露华浓》上线首月分账即突破 30 万元。

工科出身的“秋月银杏”(李凡华)本职工作从事大数据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历时 5 年,创作完成了 168 万字的《汉朝四百余年》,网上连载引发热潮,被誉为鄂州的“当年明月”。

培训期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随行采访,真切感受到了这群年轻作家的活力与勤奋。白天,他们认真听课学习、外出采风。晚上,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还在坚持写作直至深夜。“每天数千字的写作,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参加培训的湖北省网络作家协会秘书长韩纹(雷的文)说。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映射出湖北网络文学雄厚不凡的根基和后继有人的蓬勃活力。”组织培训的省作协工作人员欣喜地表示。

### 革命圣地取“真经” 延安精神是创作之钙

为了让网络作家们有收获,本次高研班课程设计精心,形式多样,涵盖了专题教学、现场讲解、学员论坛、情景教学等多种模式。

理论课堂上,陕西延安干部学院杨延虎教授阐述了延安精神及其新时代价值,崔平教授系统讲解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详细解读文化强国部署。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探讨了网络文学的精品化路径;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知名网络作家艾晶晶(匪我思存)分享了新时代创作趋势与思考。

此外,来自阅文、番茄小说等头部平台的资深编辑黄橙蓝、九黎等,就网文爆款规律、AI技术与创作协同、平台运营策略等前沿务实话题,为学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指导。

理论学习之外,学员们还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宝塔山、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延川县路遥文化产业园、南泥湾革命旧址等地进行现场学习,并安排了梁家河村史馆和知青院的现场教学。通过《落脚点》《三战三捷》等音像教学和大型情景教学《延安延安》,让学员们沉浸式全方位、立体化地感受延安精神的磅礴内涵与穿越时空的力量。

“延安精神永不过时,已经深入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这也是我们创作的精神之钙。”

“网络小说只是载体不同,同样是文化范畴,既要尊重市场性,也要尊重人民性。在延安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人民的力量。”

“我党在延安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创造出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青年向往的圣地,这教育我们,不怕困难超越自我,一定会永立潮头。”

研讨环节,学员们围绕“网络文学的现状与趋势”“AI技术与创作实



践”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碰撞思想,交换心得,启迪思路。

### 收获满满启迪多多,扎根大地呼应时代

七天学习,紧凑而充实。结业之际,学员们感触良多,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次业务的提升之旅、初心的回溯之旅、创作的赋能之旅,将成为写作生涯中最为珍贵难忘的记忆。

在革命圣地集中学习,厚重的延安精神,让学员们深感震撼,更加感悟到文学的生命力源于对土地的敬畏与对精神的传承。

“走进革命旧址,我才深切体会到,自己以往所谓的创作艰辛,在革命时期那种逆境中迸发的精神力量面前,实在算不了什么。这次学习让我触摸到了文学的根本,它必须扎根在土地里,必须呼应人民的呼吸,必须紧跟时代的脉搏。”来自襄阳的28岁网络作家“武侯青烟”(杨烈文)表示。

“艾小图”则表示,学习延安精神照亮了自己的创作初心,促使她思考如何突破套路,写出更具辨识度和生命力的作品,让笔下的女性角色更拥有理想的光辉。

“AI技术无法替代亲身采风的感动,唯有走进现场才能真正感知历史细节里的精神养分。”在实地采风后,“佳男”坦言自己感触颇深。

结业仪式上,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延安精神的滋养融入创作实践,努力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与省作协副主席蔡家园、艾晶晶(匪我思存)参加了高研班活动,他们与学员们一起听课、学习参观,并勉励大家通过集中学习,深入交流,提升素养,多创佳作,为壮大“网络文学鄂军”不断奉献力量。

“通过此次学习,学员们满载收获,正以更加坚定的初心、开阔的视野和饱满的热情,重新出发。”蔡家园表示。





## 从烟火人间里打捞故事与真心

■艾小图

我是出生于90年代初的汉口伢。

小时候住在汉江堤边的巷子里，楼上楼下住五六户人家，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家里也没有厕所。夏天的傍晚，大人把竹床摆到堤边，摇着蒲扇，分着西瓜开始“日白”。

我印象中，小时候的西瓜，籽多到吐不完，吃得很费劲，但是特别甜。我们小孩子总是一边吃西瓜，一边用西瓜籽互相发射，围着竹床打闹嬉戏，直到某个孩子随机发射到一个大人，被吼了，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手机上什么都能搜得到，所以大人的话题都是“见识”：谁去过哪里，吃过什么，玩过什么，新买了什么……

我印象里，武汉男将最爱吹牛，且谁也不服谁，有人吹牛，就有人拆台，聊个天，一会儿就能争得赤头白脸，能把人耳朵吵聋了。

从硃口到六渡桥，是我小时候最熟的一条路，从我家到舅伯家，坐2路，或者吴家山到六渡桥的巴士，挤得满满当当，车速之快，小小的我手脚并用才能不让自己飞出去。

那时候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丰富，可以去硃宫溜冰，去蓝天游泳，去武



广吃麦当劳,去中山公园坐过山车,去民众乐园看电影买东西,去武胜路新华书店买书,去汉正街批文具。

再远一点,青少年宫,去学点后来一点都记不住的兴趣班。

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我也读大学了。

那时候,武汉还只有一号线轻轨,从宗关到堤角,反正不到我大学所在的藏龙岛。

从汉口的家里出发,要先坐公交车到傅家坡,再转一趟到鲁巷,然后再换一趟进岛的。运气好的时候,三个小时能到,运气不好,碰上下班高峰在光谷转盘堵着,那就没个准了。

我咸宁的同学,每个星期回家,四十分钟。我一个武汉的,回趟家,三个小时。

说起来也好笑,那四年在路上的时间那么长,我却没觉得有多难熬。因为在车上有的是时间看书、看闲书。

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小学看日本漫画,《橘子酱男孩》《不思议游戏》,一本本借回来,翻来覆去看到书页卷边。初中看韩流言情,《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被我妈抓到好多次。后来晋江原创网火了,我一头栽进去,从此再没出来过。

那几年,刚好是从 2G 慢慢变成 4G 的几年。

最开始用手机看文,还是那种纯文字的 wap 页面,白底黑字,翻一页要等半天,流量费贵,每个月都要省着用。后来网速快了,页面有了颜色,广告也开始往外冒,看文的时候时不时弹出来一个,烦是烦,但心里头还是高兴的——总觉得日子在往前走,什么都会越来越好。

网文也跟着变。穿越的,重生的,高干的,悬疑的,还有那些年在晋江火得一塌糊涂的网游文。我口味杂,什么都看,今天追完一本古言,明天又点开一本现代,后天说不定就蹲在哪个作者的坑底等更新。





看到什么程度呢?看到后来,书架里能看的都看完了,榜单上翻来覆去那几本,收藏夹里的文要么是坑,要么更得比乌龟还慢。

书荒了。

那种感觉,像饿了很久没东西吃,心里空落落的。

既然没书看,那就自己写吧。

现在想想也觉得好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大纲,不知道什么叫人设,不知道什么是节奏感。就是想写,打开文档就开始敲。写的是什么呢?现在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写到两万字的时候,盯着屏幕上的字数统计,自己都吓了一跳。

两万字啊。

写作文 800 字都要靠憋,现在居然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敲出了两万字。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涌上来——不是得意,不是骄傲,是一种憋不住的、想要被人看见的冲动。

于是打开晋江,注册作者账号,把这两万字发了上去。

发完那一瞬间,心跳得更快了。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又像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捧出去,不知道会被人怎么对待。

那时候不知道,那天之后,我会一直写下去。

一开始根本没人看,但我自己还是写得很有劲儿,后来慢慢有了第一个留言,第一个收藏,第一个催更的人。那些名字我都还记得,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随手发送的留言,都让一个第一次写小说的小姑娘高兴好久。

我的小说,背景永远是一个地方——江城。

不是现在那些霸总小说里“江城首富”那个江城,我写的江城,是两江交汇的那个江城,是长江和汉水分分合合的那个江城。

两江水养一脉人。长江从这儿过,汉水也在这儿汇进来,把城市分成三



块,又把三块连在一起。水多,船多,桥多。早上起来,江上有雾,轮渡的汽笛闷闷地响一声,整个城市就醒了。

我在这个声音里长大。

那时候不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像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后来开始写小说,才发现这些东西自己跑出来了。

我笔下的女主角,总带着点武汉姑娘的脾气,讲话嗓门大,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垮脸,心里头不藏事。但她们的的心又是软的,见不得别人受委屈。我写来写去,离不开武汉姑娘,那些女主角,不管在哪个时空,不管是什么身份,总会在某个时候露出一一点武汉姑娘的底色——风风火火闯进来,热乎乎对人,遇到事的时候,又能硬着骨头扛过去。

可能是我不自觉地把她们写成了我认识的那些人。那些在巷子里长大、在江边谈恋爱、在摊子前讨价还价、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武汉女人。

两江水养出来的人,到底是不一样的。

江水流得快,不回头,人也跟着往前走。

当年那台电脑现在早就不在了,晋江的页面换了好几回,以前的读者结婚生子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可我还在写网文,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后来,武汉越来越热了,竹床阵没有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空调。武汉的地铁多了很多条,从我家到我学校可以坐地铁了,但我已经毕业了。

再后来,堤边的房子都拆了,老街坊都分到了小区电梯房里。

夏天的回忆里,没有了武汉人的大嗓门,没有了呛死人的烟味,也再没有小时候那么甜的西瓜。

现在的西瓜没有籽了,游戏也真的结束了。





## 网络文学创作： 将审美和价值融入观众心中

■潘梦婷

网文小说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在零几年网文萌芽的时期，我便在家中电脑上看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作为书虫，自然也有喜爱的人物，想为他们改写命运，便开启了自己创作的路。

初期创作，写的是自己喜欢的，自己想看的。受西方小说，意识流派影响，总想将各种华丽的辞藻堆砌在自己的故事里，觉得这才算好。但一味地“炫技”，便脱离了故事本身，观众看不明白，也就不喜欢。走了许久弯路，才走上了正轨。

中国沉淀的财富，在于前辈们留下的历史。2025年12月，我随作协各位老师一同到延安学习。初到延安的文艺青年，他们曾以为，艺术的价值在于技法的精湛、形式的典雅、意境的深邃。

但在和陕北人民的相处中，他们看清了文艺最本真的使命，那就是让普通人也看得懂，想去看，且能从中获得一定的精神启迪。

当精致的西洋乐曲在窑洞响起，群众听得茫然；当抽象的西式画作展出，百姓难以理解；当脱离生活的剧本上演，战士与农民无法共情。延安的文艺青年由此觉醒，放下身段、沉下心来，主动拥抱群众、扎根生活。

音乐家放下小提琴，学唱信天游、改编陕北民歌，让《东方红》《绣金匾》



从黄土坡走向全中国；木刻家摒弃西式阴刻技法，融合民间年画风格，用通俗易懂的版画记录劳动、歌颂革命，让艺术走进百姓家门；戏剧家告别西式舞台范式，改造秧歌剧、创作《白毛女》，把群众的苦难与抗争搬上舞台，让文艺成为唤醒人心、凝聚力量的武器。

他们不再追求孤芳自赏的高雅，而是执着于群众听得懂、看得明、记得住、有共情的表达；不再固守西洋艺术的范式，而是在民间文化的沃土中，走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新路。

作为小说创作者，我们不能一味追求辞藻的华丽，技巧的炫示或带着哲理意味的意识流表达。文学作品创作既要坚守艺术品格，更要回应时代呼唤、贴合群众需求。

让读者看得懂、想去看，且能获得一定的精神回馈，这是我走过弯路之后，得到的感悟。

网络文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早已从早期的草根创作、休闲阅读，成长为当代中国文艺版图中体量巨大、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的文化形态。

作为一名网络文学创作的写作者，我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网络文学的理解：它既是面向大众的通俗叙事，也是承载时代情绪、传递价值观念、塑造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好的网络文学，既要尊重市场规律、满足读者需求，也要坚守艺术底线、承担文化责任。

而我们作者一直在研究的写作技巧，如要求故事内容强情节、快节奏、鲜明人设、持续的情绪供给，这些是作品的外部形态。但只有这些外部形态，写出来的只是千篇一律的“爽文”。真正的好作品，能让读者记在心中并且追读的，远非单一情绪的堆砌，而是在稳定的类型框架内，完成人物成长、情感建构与价值表达。

在我的创作实践中，始终坚持一个认知：类型是外壳，人物是核心，情感是灵魂。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世界观——古代、现代、玄幻、奇幻、末世、兽世——故事最打动人的，永远是人物在困境中的选择、在压力下的坚守、在关系里的真诚。

读者追读一部作品，表面追的是情节，真正留住他们的，是人物的命运与精神力量。一个立得住的人物，不仅要有清晰的行为逻辑，更要有稳定的人格底色；不仅要能推动剧情，更要能引发共情、带来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能够穿越时间、长期留在读者心中的作品，往往不是最猎奇、最夸张的，而是人物真实、情感真挚、价值观正向的作品。

网络文学常常被贴上“快节奏”“碎片化”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作可以降低标准、放弃深度。相反，在高更新、强互动的创作模式下，更考验作者的结构能力、节奏控制能力与价值引导能力。

一部长篇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连载周期长达数年，它要求作者既有开局破题的爆发力，又有长线布局的耐力；既要懂得在关键节点设置冲突与悬念，也要懂得在起伏之间安放情绪与温度。

在我看来，优秀的网文创作，是在高度类型化的范式中，寻找个性化表达：既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刻意违背类型规律制造阅读障碍；又不被套路绑架，在人设、情节、主题上做出新意，让故事在熟悉中带来惊喜，在套路中跳出匠气。

当下的网络文学，早已走出了“野蛮生长”的阶段，进入精品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全新发展时期。

读者的审美在提升，市场的要求在提高，行业的标准在升级，这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去，一部作品只要有爽点、有冲突，就可能获得关注；而今天，读者会更加在意：人物是否立体？逻辑是否自洽？情感是否自然？三观是否端正？主题是否积极？



这种变化,本质上是网络文学从“流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的体现。对创作者而言,这既是压力,也是机遇:真正沉下心打磨故事、尊重人物、敬畏文字的作者,会在这一轮升级中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我在写作中始终把握一条原则:爽点要建立在成长之上,甜宠要建立在尊重之上。所谓“爽”,不是无逻辑的开挂、无底线的碾压,而是主角依靠认知、努力与品格,一步步突破困境、赢得尊重、改变环境;所谓“甜”,不是单向索取、强制占有,而是相互理解、彼此支撑、双向奔赴的健康情感关系。在写作中,我刻意避免为了追求戏剧冲突,而扭曲人物动机、弱化逻辑底线、传递偏执极端的情感观念。即便在架空的幻想设定里,我也坚持:情感可以浓烈,关系必须健康;情节可以戏剧化,价值观必须正向。

作为网络文学创作者,我们身处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了创作的门槛,让每一个真心热爱故事的人,都有机会提笔写作;庞大的读者群体,形成了最鲜活、最直接的反馈场,让创作不再是孤独的独白;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为优质内容提供了生存、发展、放大的空间;而国家层面对网络文艺的重视与引导,更让这一文体拥有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便利不等于随意,自由不等于放纵,大众不等于低俗。创作的自由度越高,越需要作者保持自省与自律;市场空间越大,越需要优质内容支撑行业的未来。

在我看来,一名合格的网络文学作者,至少要具备三种意识:

第一,文本意识。尊重故事逻辑,尊重人物弧光,尊重文字本身。不敷衍、不水更、不投机取巧,把每一次更新,都当成对作品、对读者的负责。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学,但绝不是粗鄙文学。

第二,读者意识。理解读者的情感需求,尊重读者的阅读体验,但不盲目迎合、不刻意媚俗。好的作者,既要走进读者心里,也要站得比读者更高,用优质的内容引领审美,而不是被流量牵着走。





第三,价值意识。明白文字的影响力,坚守正向的价值观。网络文学面对的是海量读者,其中有大量年轻群体,故事里传递的情感模式、人际关系、是非判断,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因此,不写极端偏执的爱,不宣扬扭曲的三观,不美化暴力与伤害,不消解努力与善良,是创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望这些年的创作之路,我最深的体会是:网络文学写作,是一场与自己、与人物、与读者的长期对话。它考验热情,更考验定力;考验天赋,更考验坚持。作者要学会在快节奏里保持耐心,在高压下守住初心;学会在套路中求新意,在流行中守底色;学会把个人表达,融入时代的大众叙事之中。

网络文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奇幻、多刺激,而在于它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好故事永远有市场,真情感永远能共鸣。

未来,网络文学还将继续向前发展,题材会更新,形式会更多元,传播会更广,但它的核心不会变:以故事动人,以情感暖心,以价值立身。

作为创作者,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提升自我,深耕内容,敬畏文字,心怀读者,在类型创作中探索艺术空间,在大众叙事中坚守审美品格,用一部部扎实的作品,为自己、为读者、为这个行业,交出一份真诚的答卷。

写作之路漫长,愿我们都能在热爱中坚守,在坚守中成长,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持续书写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好故事。



## 我笔下的故事,是在生活里“捡”来的

■ 杨烈文

当别人知道我写网络小说的时候,总会问我:“你是怎么想出这些天马行空的故事,并且把它写出来的?”

我的答案总是一样:大多数时候,我笔下的故事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生活里“捡”来的。

这个“捡”字虽然听得很随意,但却是我笔下故事的源头。

在“捡”故事的时候,我放下了写作者的身份,不俯视、不硬造,只是把自己融入了生活之中,在生活的点滴中,仔细辨认再捡起那些被忽略的“碎片”,再把它们拼凑成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

“捡”,始于一次偶然的、被迫的停顿。

我开始有意识地“捡”故事,是源于一次写作的瓶颈。一年前,也就是我创作悬疑小说《追凶十三载》的时候,这是一部刑侦题材作品,大纲铺得整整齐齐,专业知识、人性拷问、层层反转。一切都设计得很好,可我就是下不





去笔。一个开头,写了删,删了写,一连写了好几遍,都是停在了开头的位置。

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是我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一切都显得那么虚假。我始终都没有办法找到真实感,就明明是现实题材,但却给人的感觉像是完全虚构的一样。

焦灼中,我逃到了江边,那天傍晚,我遇到了一个老大爷,他正用一根很大的毛笔,蘸着江水,在地上写字。这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凑过去看了很久。

他写的是王昌龄的《从军行》,写到“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甲”字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下来,不是因为写完停了下来,而是那种写到了 half 突然忘记了下一步该在哪儿停。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前面的几个字,字迹都有些干涸了,没等我开口,他扭头对我干笑道:“年龄大了,手跟不上喽……”

老大爷讲完后,便把那最后一笔给连上了。我也是这才明白,原来他并不是忘记了,而是在等。虽然他年龄大了,但是手腕的肢体记忆还在。

他说他从十二岁就开始练书法,如今已经有五十多年了,这一手好字,并不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而是从手里长出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直都在坚持,有些时候写得很顺,有些时候也会写得不顺,但他始终没有着急过,就那么等着。

那一刻让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写作,为什么总是要急于“写完”呢?我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大纲铺好后,就恨不得一口气给写完,写不出来就很急躁。可眼前的这个老大爷可以说已经写了一辈子了,直到现在他甚至都还会写到一半儿忘了字,但他却并没有放弃也没有重新来过。因为他知道,他明天会来,后天也会来。

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这位老大爷一样,他日复一日回



到同一个地方,蘸着同样的江水,写着同样的字。有些日子忘了该怎么下笔,那就等上一等。

因为这个特殊的经历,让我不再局限于急于求成。每天写一点,写不出来就等一等,我也不再问自己有没有写完,只问今天有没有回到书桌前,《追凶十三载》就这么写完了,后来它很荣幸获得了七猫中文网第五届现实题材大赛优秀作品奖。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捡”故事的滋味,它不教你如何速成,只让你看见:有一种力量,叫做日复一日,叫做坚持!

“捡”故事,还需要有一双善于挖掘的眼睛。

自那次经历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捡”,我也明白了“捡”从来都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主动地去拾取。

而我的“捡”,大多发生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在某个周六晚上9点的地铁上,我“捡”到了一个上班族和主管的对话:“好的,主管我正在修改,一会儿就把最新版发给您……”他没有崩溃,只有无尽的疲倦,这一幕最后成为了我一个故事的起点。

在火锅店,我捡到了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青年的对话,他虽然没有开免提,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你已经二十八了,还准备晃到什么时候?你已经老大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你看看隔壁老王家的儿子……不行,你去考个公务员吧,稳定……”那一刻他没有说话,但我却看到他筷子里的那片毛肚在锅里停顿了很久,久到他夹起来的时候已经缩成了一小块。

我没有听清楚他后来回答了什么,但是他的沉默我却记了下来。

因为,手机里的那番话,这一时刻的沉默,不只是他的,也是我的,更是许多个“我”的。

后来,我写出了《风从博尔塔拉来》。





书里的网络作家祁明远因为创作瓶颈,逃到了新疆博尔塔拉的赛里木湖,他本来是想去躲一躲,却没承想在这里遇到了一群来自湖北的援疆青年。医生林玘、农业专家黄璇,他们没有人想要当英雄,他们想的只是觉得“那里缺人,我正好会……”

在被他们以及当地蒙古族姑娘其其格的影响下,祁明远最终从一个“逃离者”转变成了“参与者”,在博尔塔拉的赛里木湖、草原和炊烟中,完成了一场自我救赎,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这些人物在书中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他们身上的每一片碎片,却都是我“捡”来的,我虽然没有见过书中的他们,但是这些我“捡”来的碎片,落在了我的书桌上,落进了《风从博尔塔拉来》的故事中。在书里,他们不再是我“捡”来的碎片,而是成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特色。

这是我所理解的“捡”,不是去远方寻找所谓的传奇故事,而是从身边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叹息、沉默以及烟火气中去拾取。

生活的故事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而我只不过是弯腰把它们给“捡”了起来。

“捡”来的故事,承载着不一样的重量。

为什么我总去“捡”故事呢?那是因为“捡”来的故事,带着身边的烟火气,而且它们给我带来了以前从未拥有过的“真实感”。

这种真实感,也不是说把捡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就写了下来,当然也要进行加工,只是因为它是从生活里“捡”来的,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更贴近现实生活,故事就像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就比如说我在写《风从博尔塔拉来》的时候,很多读者看了祁明远的故事以后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自己。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编得有多像,而是因为那些碎片故事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我只是把它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艺术加工罢了。



了。

而这种“捡”来的写作,相当于是为我的创作世界竖起了一道堤坝,它让我奔腾的想象力不再犹如脱缰的野马,更让我三两句就交代完的故事,也沉淀了下来,有了分量。而现在,那些被我“捡”来的碎片,已经塞满了我的笔记本和手机备忘录,它们凌乱、细碎,甚至不成体系,哪怕放在外面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可是它们现在却成了我无比珍贵的存在。

“捡”来的故事不是终点,而是漫长创作的起点。

“捡”到碎片,也只是拥有了一堆碎片,如何让这些碎片变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这就得考验写作者的耐心和雕琢能力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虚构去填充故事的空白,需要用结构去营造合适的节奏,还需要去思考怎么写才能更加地吸引读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所“捡”到的那些带着生活温度与烟火气的碎片,此刻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散发着不一样的光芒。

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我笔下的一个又一个的世界从一粒尘埃逐渐变成坚实的土地、森林、湖泊乃至摩天大厦……

所以,如果让我总结我的创作之路的话,那我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一定要多去贴近生活,弯下腰,睁大眼睛,去拾取,去挖掘。好故事不在远方,可能就在街头,在巷尾,也可能在你路过的一次不经意的回眸之中。而我们这些创作者需要做的就是仔细地去“捡”起那些碎片,耐心地去打磨,让它们散发出本就属于它们的光辉、属于生活的光辉。

而我只是一个恰好学会了弯腰的人,只不过,弯腰这件事一旦学会了就改不掉。所以,现在我走到了哪儿,都会“弯着腰”,这也让朋友笑话我说像是在做“狗仔队”一样。而我也是笑着回应,我说不是,我只是在寻找下一个故事。





## 隽水芬芳似梅香

——吴梅芳散文集《隽水叙事》序

■刘醒龙

一个县级医院的护士,因爱好文学并坚持创作,且携手爱人和女儿一同写作,还合著了散文集《年华似水心如雪》,2014年他们家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全国书香之家”荣誉称号,让温馨的三口之家再添一种诗意。常言道,将真情投入文学是人生最有效的投资。这种投资不是以职场收益为目的,而是以生命品质来回报。在她身上发生的事实便是如此,女儿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时保送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深圳一家公司从事科研工作;爱人出版有散文诗歌集《隽水细浪》;她自己于2010年出版第二本散文集《春来春且去》后,被破例调任文联副主席,当她勤奋写作即将出版这本《隽水叙事》时,又开始履新崇阳县政协副主席,这在全省都不多见。

2013年4月,我第一次去崇阳,下车伊始就有两个收获。一是得知迄



今为止已发现的两面商代铜鼓之一的兽面纹青铜鼓出土于崇阳。相隔不久,我受邀担任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参评的影片中,有一部以铜鼓为主题的纪录片,在片中说,中国最古老的铜鼓出土于广西河池。我当场指出这是误导,中国最古老的铜鼓,是在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铜鼓,河池铜鼓比崇阳铜鼓晚了几百年。当即引起一些波澜,但历史真相的说服力摆在那里,最终该纪录片还是落选了。如果不是先前到过崇阳,只怕会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二是刚刚同有关人员见面,崇阳县委主要领导就主动提出来,要加强本县的文艺工作,尽快将县文联单列出来。在随后的接触了解中,才晓得他们敢于这么做,关键在于当地有一批相当不错的文艺人才。2018年7月,我当选省文联主席后,给自己下了个任务,要走遍全省一百零三个县(市、区),调研地方文联工作。到崇阳是2019年1月。当时的咸宁市文联主席李专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后眼睛’?晓得你要当省文联主席,所以之前那样关心基层的文联?”这话的意思指的正是促成崇阳县文联单列的事。在一些地方想着削减文艺工作的投入时,这是很让人惊喜的。

那一次,一身清秀的吴梅芳和当地几位文友站在一起,丝毫看不出这个担子将要由她出面担当。与多数坚持在基层写作并担负文联组织工作的人一样,既要担起一个地域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还将文章写得且多且妙,实在太不容易。身为女性,其中难度又要更大一些。“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在基层文化馆待过多年,对此中甘苦感同身受。从护士到作家,说不上是凤凰涅槃,也几乎等同于淬火重生!

南鄂的崇阳、通城两县共有一条母亲河,系长江中游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北麓,流经通城、崇阳的地段叫隽水河,流至赤壁、嘉鱼地段叫陆水河,从嘉鱼西北角陆溪口注入长江。是京剧鼻祖米应生和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的故乡,是民间长篇叙事诗





《双合莲》《钟九闹漕》的发祥地，是国家级非遗“崇阳提琴戏”的流传地。这条河流淌着多少故事？这些故事给一河两岸的许多孩子们以人文启蒙，谁也数不清。

出生在隽水河边的吴梅芳，与同样受着河流抚育的万物一样，优雅、温婉、朴素，看似弱不禁风，实际上自立而干练。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乡土是灵魂的栖息地，更是无可替代的纯净而珍贵的特殊情感，拥有这份情感的写作者，除了乡愁，再也没有文学资源匮乏的忧愁。

前不久，吴梅芳给我发来微信，说她的文章与我的文章发在同一个版面上。那是2024年11月11日的《中国艺术报》，我的文章是《铭记工人村》，她的文章是《婆婆的歌谣》，都是写记忆中最深的那些人和事。像许多女性写作者一样，吴梅芳的笔下多为亲情。《婆婆的歌谣》是一篇充满怀想气息的散文，文章以“歌谣”为线索，串联起婆婆的人生片段：青年时的憧憬、中年的苦难、晚年的自足，塑造了婆婆坚韧、乐观、智慧的形象。婆婆虽不识字，却是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者：崇阳长篇叙事诗《双合莲》的吟唱、农耕谚语、气象口诀、育儿童谣等，皆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延续。这些歌谣不仅能让苦累劳作的乡间充满惬意的旋律，更是凝结着祖祖辈辈在原野上生活的人们诗意的智慧。

因各种原因后来又去崇阳几次，每次都能听当地人提及提琴戏，并且津津乐道地说起，省某剧团下来演出一部赫赫有名的大剧时，刚开始观看的还是人山人海，半小时后，离得不远的地方，熟悉的曲调一响，戏场上的人差不多全跑光，齐刷刷地涌去看地方小剧团的提琴戏。在《崇阳提琴戏》中，吴梅芳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准确而简洁地介绍了提琴戏的历史沿革和艺术特点，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提琴戏在乡村生活中的意义，描绘了提琴戏演出时极美的风俗人情画卷。

小路是用来回家的，小河也是用来回家的。《隽水叙事》的故园风物、



亲情沁芳、静观自得、行走之歌、山乡之变和民间文化人各辑共 64 篇文章中，吴梅芳以真实自然并带有女性固有的淡淡感伤笔调写她出生、成长之地山水田园如慈母般“仁慈拙朴”，文中的字句如同父老乡亲在隽水浪涛中淘洗出来的砂晶，又像经过浣衣女子用双手在隽水涟漪中汰洗过的轻纱。这样一本书，何尝不是这小路、这小河——漫步也好，漫游也罢，都是自己的深情倾诉与表达。

一个有志向的作家，最重要的立意便是“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

吴梅芳一直在这么做，相信她能做到，并能做得很好，很经典。  
是为序。





## 以文字绘制现实和人性的精神图谱

——专访著名作家曹军庆

■ 阮仲谋

“写作最重要的本质在于发出灵魂的声音，站在弱者一边，站在善良公义一边，见证并记录这个时代，勘探人性。进入深水区，无论是人性深水区，还是现实深水区，留下最真实的证言，哪怕在黑暗里也不放弃寻找希望和光亮的努力。”谈到文学创作的初衷和使命，著名作家曹军庆如此感慨。

1962年，曹军庆出生于湖北广水一个小山村。16岁那年走进大学校园，开启了他的文学梦想之旅。这位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曾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写出一首诗。然而，不断积累的生活阅历、变迁的时代背景，让他逐渐意识到，虽然迷恋诗歌的丰富意象和表达激情，但他并不是抒情者，于是转身离开，选择了他认为最能揭示社会现实的小说创作。

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幽微洞察，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反思，执着于乡村及县城叙事，把笔端抵达普通人的内心深处，冷静客观地刻画他们的精神困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揭示那些时常被忽略的、看不见的生活真相。冷峻的笔调下藏着温情，荒诞的情节中蕴含着深刻哲思，作品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得到文学界的广泛好评。

“《时间之雾》讲述了县城里4个不同行业的好朋友之间的故事，通过他们折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的社会样貌。”2025年10月，他的长篇小说《时间之雾》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谈到这部最新长篇小说的出版，他难掩喜悦之情。他说：“我希望写作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并且永远都在进行着的事情，这样，我就能始终处在书写过程中，始



终与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

这或许正是他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生命力的秘密。

### 我不是抒情者,而是一个叙事者

记者:军庆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专访。首先祝贺您的长篇新作《时间之雾》出版。据了解,您曾经是一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您刊发于《长江文艺》的处女作《山乡组诗》就是诗歌作品,可为什么后来放弃了诗歌写作,而转向小说创作呢?

曹军庆:我的创作的确是从诗歌开始的。1978年我考入武汉师范学院孝感分院时刚16岁,那个时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潮涌入大学校园,似乎所有学生一夜间都成了诗歌爱好者。我当时觉得诗歌是最容易萌芽的文体,也狂热地迷恋上诗歌创作。

在大学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无论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都广泛涉猎,并尝试诗歌写作。起初的创作动机或许是迷恋语言、迷恋意象,追逐绮丽的语词空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陆县某个乡镇中学当老师,后来到报社做记者,再后来到文联。闲暇之余仍然坚持诗歌写作,并于1984年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山乡组诗》。

放弃诗歌写作的原因是,仿佛后知后觉,我在某天突然意识到:我不是抒情者,而是一个叙事者,诗歌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诗歌。我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做记者,让我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开始有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渴望讲述,讲述我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记者:您刚才提到,早期发表过一些作品后,有差不多10年时间中止了写作,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重新提笔。为什么刚刚起步却又停下?是什么促使您重新回归文学创作的?这次回归,您在写作心态和文学追求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曹军庆:1990年我在《清明》杂志年初年尾分别发表了中篇小说《忧郁》和短篇小说《半天本无事》,随即便停止了写作,直到2001年才又开始发表小说。停止写作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承认从事小说写作的准备不充分,尽管我阅读过大量的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但阅读和写作是两回事。那时候国内文学界有许多先锋作家大量涌现,我是个文学现场的观潮者,不是弄潮儿,大量阅读让我对文学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我需要获得更“及物”的写作,而所谓“及物”,必须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时代变化太快,很多年轻人下海去拥抱经济改革大潮,我也被生活裹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去下海,但几个浪头就把我打回岸上。

尽管这10年我不曾写下一篇作品,幸运的是我始终不曾离开文学,一直坚持阅读、思考和观察。2001年重新开始小说写作,我的生活积累厚实了很多,不再过度追求形式,而是着力探讨更深刻更本质的生命真相,并渐渐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冷静叙事,文字极其冷静、客观,甚至残酷,试图以此还原生活或现实隐蔽的真相,绘制人性深层的秘密图谱。

记者:从您的介绍中得知,您和《长江文艺》杂志有着很深的缘分。请您分享您是怎样从《长江文艺》的虔诚投稿者,然后走进杂志社成为一名编辑的?这种身份的转变,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曹军庆:我们这代作家,包括上一代作家,也包括我们后面的作家,其实大多都是“期刊作家”。我们的写作大多是从文学期刊走出来的,期刊有严格的三审制,能在上面发表作品,都经过了严格筛选,通过文学期刊加持传播,作品才慢慢被更多读者读到和认可。

当年的文学场域和现在有很大差异,现在有网络平台,作品可以在网上发表,也可以在自媒体上发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作家基本上都是通过文学刊物起步的,我曾得到过很多文学期刊的支持,《长江文艺》更是我一直非常感恩的文学刊物。



我在《长江文艺》发表作品的第一个责编是欣秋老师。1984年,欣秋老师从自然来稿中选用我的稿子,在《长江文艺》刊发。之后又和好几位编辑老师有了合作,先后发表了很多小说,还曾两次获得年度小说奖。《长江文艺》对我的创作非常重要,我一直铭记在心。2012年《长江文艺》杂志改版,新创办《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非常荣幸的是,杂志社邀请我帮忙,参与到《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的编辑工作中。

做编辑最大的变化是有机会读到同代人更多作品,读到众多前沿作家的作品,了解第一手文学资讯。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还能看到一些平时不会注意到的问题,从而有意识加以回避。

记者:您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雨水》和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越狱》分别获得第七、八届屈原文艺奖。这在湖北作家中是少见的。这两部作品集分别代表了您哪个阶段的创作成果?

曹军庆:《雨水》获奖前,我还不知道屈原文艺奖,是孝感市委宣传部报送的,后来的《越狱》则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报送的。两部作品能获奖,是特别幸运的事情,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年的评委是哪些老师,他们对我作品的认可,我非常感激。

这两部作品集收录的都是我早期的作品,重新开始写作后,我焕发出旺盛的创作激情,作品多,大多是乡村生活和县城生活实录。

### 通过独特的视角,发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事实真相

记者:您的短篇小说《时光证言》曾获得“十月文学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生前是道德楷模,死后却面临着形象的重估。您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探讨人性本身的复杂、虚伪,还是社会对“道德完人”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所导致的必然悲剧?

曹军庆:《时光证言》发表在2015年的《十月》杂志上,获得了当年的“十月文学奖”。这篇小说有我前期作品比较鲜明的先锋文学特点。在长期的文





学阅读生涯中,我明显受过博尔赫斯、爱伦·坡、卡夫卡等作家的影响,所以在写作形式上有些追求,比如那种多重的、模糊的、迷宫般的叙事圈套。

在《时光证言》这篇小说里,我通过人物对话、动作,还有戏剧化的冲突张力,一层层剥开生活表面,显露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真相。但即使呈现出来的是真相,也不一定就是确认的事实,有叙事,也有反叙事,有质疑,也有反质疑,我努力把一个故事写得更丰富、更复杂,而叙事准星所瞄准的恰恰是现实和人性。

记者:中短篇小说集《向影子射击》中的12个故事,从不同维度聚焦当代市场经济主导下,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所面临的各种精神危机,试图用小人物的悲剧来折射社会生活的症候。请您分享您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这些故事的“蛛丝马迹”的?

曹军庆:《向影子射击》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一共收录了4个中篇小说和8个短篇小说。从2012年开始,我在武汉东湖边租房住。那段时间我经常在东湖边散步,对东湖的浩大和秀丽风景特别迷恋。当时就想,东湖这么好、这么迷人,为什么没有西湖名气大?是不是西湖有断桥、有白蛇传的故事,而东湖虽然有很多诗文,却没有西湖那样闻名遐迩的传说?于是我萌发了写东湖故事的想法,希望能写出一部《东湖故事集》。

我前后写了几部中篇小说,比如发在《十月》的《落雁岛》、《长江文艺》的《老鼠尾》、《花城》的《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还有发在《作家》上的短篇小说《向影子射击》等等,这些小说都是东湖故事。但《东湖故事集》这本书没能出版,所以在《向影子射击》这部小说集里,我收录了其中几部小说。那个阶段我很少再写乡村故事,因为离农村生活越来越远,对农村现状已经不是特别了解,更多的是县城叙事以及都市题材写作。这些作品既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涉及官场生活。但如何处理官场题材,我不是常见的以揭露内幕为主,而是把官场中的人还原到人本身,把他们作为普通人来观察。比如《声名狼藉的秋天》,我没有写官场上的腐败现象,相反,写的是一



个虽在官场度过一生,却很正派的一个人。他没有腐败行为,情感也非常真挚专一,虽然离异,但相信并追求爱情。可是他退休后,因为经济捉襟见肘,晚年生活极其糟糕,因此遭受别人嘲笑,成了个声名狼藉的人。

通过这部小说,我开始思考“溢出”正常思维之外的一个问题:比如,有些贪官因为腐败落马而声名狼藉,而另一些不腐败的人,在以财富作为成功标准的某些民间话语体系里,很可能会因为清贫而遭到他人的耻笑。

《向影子射击》写的是一个有钱人为了长寿而过着奢靡的生活。一个贫困妇女长期为这个有钱人提供服务,逐渐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甘愿付出,不愿回家。有评论家指出,这是另一个“为奴隶的母亲”,令人深思。

如何写富人?如何写官员?我的原则是:都是普通人,必须回归到大写的人上面来,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记者:您的中篇小说《会见日》曾获得《长江文艺》双年奖。这部小说将主要场景设置在监狱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并通过“会见日”这一特殊窗口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您是怎么涉及这一主题创作的?对您有什么触动?

曹军庆:《会见日》是一部关于戒毒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一个偶然的機會,我了解到在生活的暗处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对家庭造成的伤害触目惊心,很多家庭因为出现一个吸毒者而被毁掉,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饱受精神摧残和折磨。了解到这些现象后,我开始关注这一题材,深入到戒毒所采访,最后创作完成了《会见日》这部小说集。

在戒毒所,我接触到很多吸毒者,也就是戒毒者,我觉得他们都想要重新生活,渴望新生,当他们误入歧途,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是渴望被拯救的人,他们的手势、眼神,就像坠入地狱的人祈盼重回人间。

写完这本书,我整个人都被抽空了。我想告诉所有人,尤其想告诉年轻人,不要挑战自我极限,不要相信自己多么强大,即使触碰了毒品也有能力远离毒品,我要说的是:永远别碰!

记者:您刚才提到,为写作《会见日》,您在戒毒所进行了一年多的采





访,获得了大量一手素材,但您没有选择用“非虚构”的文本来写作,而是采用了现实与虚构交融的叙事。您认为“非虚构”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存在局限性,还是基于其他思考?

曹军庆:是的,为写《会见日》,我在戒毒所先后进行了一年多的采访。最初也想写成非虚构作品,经过思考放弃了。采访中我发现,大多数吸毒者最初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如果以非虚构来呈现,会显得重复,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小说文本。

小说中既有吸毒者关于吸毒戒毒的故事,还有他们陷入其中后,在精神上寻求光明渴望救赎的故事。同时记录并刻画了吸毒者身边的人,所有那些人从前的经历,对未来的想象,都是我虚构的空间。我要让每篇小说,我写到的每个吸毒者,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独特的文学形象。

对我来说,这部小说集的完成,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至今仍然记得采访那段时间以及集中精力完成创作那段时间,我所投入的全部激情。

###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在困境面前不屈服的乐观精神

记者:您刊发于《长江文艺》2025年第9期的中篇小说《踩脸》,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深刻内涵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是什么激发了您的创作灵感?您是想通过“踩脸”这个极端意象,探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境吗?

曹军庆:《踩脸》这部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历史节点上两代人的际遇。一个节点是上世纪90年代改制,另外一个节点就是疫情。我在作品中写了一个下岗职工的自我奋斗史,主人公曾是个体面人,有很好的工作,下岗后,当他开始自我谋生,就得放下身段,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

这部小说有生活原型,我有个亲戚就是从粮管所下岗的。他所经历的人生变化,和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相似的地方,“踩脸”这个词就是他亲口



告诉我的。他说,我要去谋生、去打拼,首先就要把自己的脸面踩下来,任何在别人看来丢脸的事情,我都要能做,去做任何必须做的事情。

“踩脸”这个词,当时就深深打动了,内心有了一种痛感,为了生存,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放下尊严、放下脸面。他通过奋斗,最终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但当他把这份产业交给孩子后,因为疫情,企业和生意受到影响。这代年轻人,也正面临着父辈曾经经历过的困境,也要重新创业,或者说,在父辈的基础上重新开创更好的商业未来。但时代不一样,两代人的理念也不尽相同。不过他们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生活保持着一种韧性、一种希望,努力朝前看往前走,努力去奋斗的精神是一样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在困境面前不屈服的乐观精神。

记者:您的许多作品关注的都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并通过这些普通人的个体命运反映当代社会的变迁与震颤。您为什么始终保持着这种不同寻常的洞察力?在书写这些人物命运时,您的作品为何越来越“温情”了?

曹军庆:文学站在弱者一边,这是文学的基本命题,也是文学的基本伦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保持着这种文学理念,并且始终坚称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开始写作时有某种先锋气息,但那只是在技术层面。

在形式上有先锋追求,但在文学最本质的意义上,我终究是个现实主义者,通过作品反映普通人的个体命运、精神困境。而对普通人物命运的书写,我最近几年的创作与前期作品相比,确实有些细微变化。

我早期的写作接近于“零度叙事”,认为写作需要有正视苦难、正视现实,甚至正视人性黑暗的勇气。那时候的写作可能更客观、更冷静,甚至更残忍。但最近这些年,我的作品在“软化”,大概跟年龄有关系。当我经历的事情越多,看到的现实越多,我反而越来越倾向于更温情地去表达那些残酷的现实,更温和更善良地去处理那些生活碎片。尽管我也知道,要表现人性、揭示现实,确实需要直面的勇气,但这和温情并不矛盾。我热爱笔下那些极





其普通,哪怕有些残缺的人物,我和他们一样,都对这世界的凉热感同身受。

记者:著名评论家刘川鄂称您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解剖日常生活中的残酷的真实,道德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理性管不住的非理性邪恶”。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副主编吴佳燕也评价您的小说“是不同历史时间的切片,也是各种现实人心的证言”,您如何看待这些评论?这些评论对您的创作会有什么影响?

曹军庆:我非常感谢评论家对我作品的关注和评论。刘川鄂老师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为评论我发在《长江文艺》的一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而写,比较准确地总结了我早期文学创作的一些特征,也经常被后来的评论家所引用。

评论家对我作品的阐释定位,以及对我后续创作方向的可能性提示,对我的写作确实很有启示意义,因为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阐释,或许有些连作者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吴佳燕老师提到我的小说“是不同历史时间的切片,是各种现实人心的证言”,我觉得这是她对我文学创作风貌的整体性定位和评价,也是我努力想要在创作实践中达到的美学效果,让正在逝去的现实,以及人性的每次颤动,在文字中都能像切片一样“固化”,从而为这个时代确立并留下“证词”。

### 县城叙事是我不会放弃的写作追求

记者:您曾表示要用文字打造一座文学意义上的县城。您为何执着于在这片相对固定的地域里叙事?这与您长期生活工作在县城有关联吗?

曹军庆:10多年前,我曾经和评论家朋友探讨过这个话题:设想是否能提出“县城叙事”这个概念。当然,这不是个很准确的文学命题,也不是要打旗号立山头,可能只是我不成熟的个人想法。但对我来说,县城叙事是我不会放弃的写作追求,无论就题材而言,还是就叙事策略而言,对我的写作都很贴切。

我在县城生活了几十年,深信这里是我“取之不尽”的文学之源。县城



既有城市元素,也有乡村元素,处在城乡之间。我熟悉县城里的风土人情,熟悉县城的精神属性,众多中国县城彼此相似。我想,如果我把一个县城写清楚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把中国现实也写清楚了?这么多年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坚持县城叙事,事实上还有许多有实力的作家,以及许多生活在县城里的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讲述县城故事,只不过说法不同,有的叫县城叙事,有的叫小镇叙事。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好的小说家大都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您在作品中也营造过一个根据地“烟灯村”。您觉得营造一个文学根据地,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故事营构等方面有什么意义?

曹军庆:开始写作时,我确实也想把“烟灯村”作为乡村叙事根据地,但有一天我终于明白,福克纳能做到的事情,莫言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作家却未必都能做到。于是我慢慢放弃了这种想法,不是每个作家都适合建立自己的文学根据地,这需要持久的文学创造能力,需要对某个地方或领域,有更深入的长期观察和思考。

不要轻易尝试建立所谓的自我文学根据地。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完成不了如此浩大的文学工程,这一想法很可能就会烂尾,虽然听起来好听,但因为无法完成,最终只能沦为心有不甘的文学陷阱,不了了之。所以真是没有这个必要,无须追求花里胡哨的表面热闹,我正是曾经这样做过,才有如此切身的体会,唯有踏踏实实写好每一部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目前,您创作出版了《影子大厦》《魔气》《时间之雾》三部长篇小说。请分享一下创作的体会,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您还有什么计划?

曹军庆:我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中短篇小说,偶尔也写长篇小说,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魔气》是第一部,可以定义为我早期乡土叙事的总结性作品。第二部《影子大厦》,是我县城叙事的长篇之作,跟我这一题材领域的中短篇小说一脉相承。《时间之雾》则是2025年10月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讲述县城里4个不同行业好朋友之间的故事,通过他们的命





运辐射到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从他们的面孔去辨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的样貌。小说出版前,曾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分两期连载。

长篇小说体量大,人物多,线索繁复,仿佛交响乐,更适合表现时空跨  
度大的历史社会现实,注重整体性、穿透性,能够容纳作者对人生、对现实  
以及对人性的更多思考。可能与以前主要写中短篇小说不同,往后我准备  
把更多精力放在长篇小说写作上,这将会更考验经验、耐性和思想能力。目  
前已有一部长篇小说刚完成初稿,接下来将进入漫长艰苦的修改阶段。

记者:当下,非虚构类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写作  
现象?您有写作计划吗?

曹军庆:作为读者,我也比较喜爱阅读那些好的非虚构类作品,但目前  
还没有写非虚构作品的打算,我还是更愿意创作虚构的小说作品。但有一  
点,在小说创作中,我也愿意借鉴融入非虚构元素。把小说写得像非虚构可  
能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即使作品是虚构的,读起来却像是非虚构。我的中篇  
小说《春雨贵》在《清明》2025年第5期刊发后,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选载,在创作谈中我这样写道:《春雨贵》对我而言就像是非虚构,我试着用  
非虚构的方式写小说,因为我已经不太信任文学的各种技巧和文字的各种  
修辞,转而更信赖生活本身的质地和逻辑。生活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节奏,  
有它不可描述的启示意义,并且许多生活中的事件本身能够做到首尾呼应、  
完整自洽。因此,我觉得这部小说就像非虚构,我在原汁原味地把原始生活  
讲出来。

当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在抄袭生活本身,需要指出的是,我仍然  
在写小说。文学的想象和虚构,可以弥合生活本身出现的裂缝,或者说,文  
学的想象和虚构可以制造生活的裂缝,这才是文学应有的魅力。既有非虚  
构的思路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又有文学的精密想象和虚构,能够让我们  
的文学作品更加完整、更加丰富,这是我所想要努力的方向。



## 别晓苏老师

■江清和

2026年1月5日,手机里突然蹦出晓苏老师去世的消息,我蒙了,心好痛。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一直说去看他,一直拖下来了,终成遗憾,追悔莫及。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小寒”,这个小寒真寒。

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这么急,完全不顾家人和那么多文学人对他的热爱与牵挂,计划多年的油菜坡的长篇还没有动手,他是怎样地不舍啊!老天不长眼,这样的好人,为什么就不长命呢?40多年的创作与教学,500多万字作品,一多半被转载、再转载,30多篇进入全国短篇小说年选或经典选读,多次荣获国内重要文学奖项,数次进入全国阅读排行榜,他太累了,过多透支了自己的生命,晓苏老师,您好好歇歇吧。

1月8日晚,我用导航查看去武昌殡仪馆的路线与时间,担心睡过了,担心堵车,把手机闹钟设为早晨5:30。

1月9日不到5点,醒了,立马起床,洗漱,叫车,不到7点就到了。告别大厅内外已站了許多人。华师的领导到了,王先霈老先生颤颤巍巍被搀扶着到了,修文主席到了,省作协三任党组书记到了,在汉和外地文学界许多朋





友都赶来了，都是自发的，送晓苏老师最后一程。大家见面，默默地握手，不敢说话，生怕眼泪滚出来。

晓苏老师遗像，还是他那经典的微笑。胡翔撰写的挽联“小说有意思五百万言机智幽默书真味，文坛失大才六十四载沉潜奋发照汗青”总结精到。大厅两侧摆满了花圈，左侧是亲人、故乡的，右侧是工作过的单位、高校文学院、出版社、报刊社、文学界朋友的，天南地北的，重重叠叠挤在一起，每个花圈只能露出一个落款，我知道这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不需要语言，这比任何悼词都更有力量，证明晓苏老师在全国文学界、读者、朋友心中的分量。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手机上翻看怀念晓苏老师的一篇文章，眼睛一次次湿润。我翻看自己的日记、笔记、与晓苏老师的微信、过去发的朋友圈等，一条一条，仿佛就在昨天。

晓苏老师的大名早就知道，只是无缘相见。远安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篇晓苏老师的小说《两次来客》，很有意思。主人公第一次听说客人要来，喜出望外，充满期待，盼来的却是自尊心的严重受挫。第二次来客，接受了教训，本不想见，送来的却是温暖。简单的故事，强烈的对比，平静的叙述，通俗的语言，很亲切，又让人思考。

人与人相识相近是有缘分的。2018年7月，我到省作协工作，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晓苏老师。中等身材，胖胖的，一副深色边框眼镜，温和、亲切，言语不多。他说华师的刘守华、陈建宪两位教授向他介绍了我，这两位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专家，过去与他们一直打交道。可能是同样来自大山里的缘故，他是鄂西，我是皖西，虽相距千里，但山里人的秉性容易趋近。他是耀眼的“文曲星”，蜚声文坛的作家，博导、教授，我只是一名为作家、教授服务的工作人员，以“追星”目光仰慕他，但他的目光里并没有俯视，没有居高临下，他没有一点架子，平和、平易，视我为值得信任的朋友，



我感觉很亲切,我们日渐走近。我一直喊他“晓苏老师”,喊老师是我发自内心的敬重。

他送我几部作品集,我读他的作品。《两个人的会场》《吃苦桃子的人》《花被窝》《陈仁投井》《夜来香宾馆》等等,一件件作品都那么温暖,对油菜坡那些普通民众内心冷暖的体贴与同情,没有用道德的、法律的目光去斥责,更多的是理解与关怀,这是一种佛性的悲悯、良善之人的关爱,温暖、有趣,又蕴含着幽深的现实与哲理思考,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大家都能读懂,读者喜欢,这就是好小说吧。

是工作忙家事忙?还是过去 20 多年工作与文学系统少有交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很少看文学作品了,除非朋友推荐的他们喜欢的。许多作品没有那种贴心贴肉的感觉了,少了鱼腥味、泥土味、烟火气,高深莫测的哲学玄秘,再加上语言的恣肆、结构的缠绕,让人如坠烟云,令人望而生畏。晓苏老师的小说不一样,平平静静地、近距离地给你讲述他“看”到的人间真相,或看似荒诞,或近似夸张,但都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讲的似乎是你,或你的亲戚邻家,普普通通的人间事、人间情、人间话,真切实在。他继承中国叙事传统,语言质朴,读来不累,特别有趣,值得玩味。这才是我这等普通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拿起来舍不得放下,读了还想读,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晓苏老师正是这样,心中装着凡夫俗子的小欢喜小悲切,心里装着普通读者,是坚持为平民大众书写且为他们喜欢的作家。

后来知道,他会写故事是“有根”的。他常常回到保康老家,既是行长子之孝,也是不断把创作之根向故乡泥土深扎。他喜欢邀请亲人朋友聚会,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甚至用好烟去换故事,用好酒去招待讲故事的人们,这也许是他好故事源源不绝、接地气的原因吧。贴紧油菜坡的泥土,他的创作资源才那么茂盛、那么鲜活、那么葳蕤多姿。

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晓苏老师不仅会写故事、讲故事,他还是讲





“怎么写故事”的高手。他既是作家,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深切体会,又是理论造诣很深的教授,对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家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小说首先得有意思,得有趣,得吸引人;他认为故事要一波三折,要不停地折腾主人公,要经过几次转折,不断拓展深化作品的内蕴;他认为要对生活做“减法”,去除没必要的枝叶;他认为作品要重视细节,没有细节的作品是苍白的无力的等等。

我听过晓苏老师很多场讲座,每次内容都不同,不重复,都有新东西,听后都有新收获。他讲课,不需要一张纸,没有一个字的提纲,在不紧不慢中娓娓道来,层次分明,条分缕析。没有那些玄乎玄乎的概念,没有大一二三小一二三的逻辑推理,有的是中外经典作品的信手拈来和自己创作经验的精彩展示。他平静地讲,下面一个个竖起耳朵听,不时爆发出潮汐般笑声,他的课一点也不枯燥,处处受欢迎。因此,省作协每次组织“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赴基层开展活动时,邀请专家首先总是想到他,基层作者都喜欢听他讲,人平易好请,只要不与工作安排相冲突,他从不拒绝,不论山高路远,也不论有无报酬。上级建议我们进一步扩大授课老师的范围,无论怎么扩大,晓苏老师总还是首选,他是公认的文学讲座讲得有意思有意义的教授。

2023年4月下旬,纪念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映泉的“映泉文学馆”在其家乡远安揭牌,省市文学界大咖齐聚,宜昌和远安当地的基层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翘首以盼。晓苏、田天两位副主席将赴现场,基层同志近距离接触他们机会有限,何不请二位给当地同志讲一讲,或搞个座谈?是临时动议,得先征求他们意见,他们还在赶往远安的路上。向两位老师汇报这一想法,都立马回答:好啊,没问题。我说可没有报酬啊,他说:与他们交流,要什么报酬。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始终想着基层作者,始终想着给他们点儿什么帮助。那天晚上的交流很成功。晓苏老师、田天老师先谈,然后是互动。当时正值倒春寒,外面寒风呼啸,室内暖意浓浓,许多参加过的同志至



今念念不忘。

晓苏老师是公认的热心肠,对文学组织工作,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热心帮助,我也深受他的恩惠。

2020年疫情期间,除了下社区值守、网上办公外,就闷在家里看书。我试着写了几篇怀念母亲的小短文,自知长期写公文的,对散文创作完全摸不着边,只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下。晓苏老师看到后,立马微信鼓励,并说“能否在《文学教育》上发一下?”我受宠若惊。小文《生日之痛》很快发表了,还在作者之前给了一个冠名,我羞愧难当。他说是提前命名。我知道这是鼓励和鞭策。2021年初,我把刚完成的小文《姑奶》发他,真诚地请晓苏老师提提修改意见,指出下一步努力方向。他很快回复:“这篇散文写得真好,句句含情,字字动心。语言虽然都是口语,但特别有弹性、有张力。从作品的细节中,可以看到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可贵善良心,喜欢。”他问我准备在哪里发,要不要他推荐。我只是真诚表达内心的感恩,没有想过发表。又怕达不到发表水平,让他为难,故婉谢了。他还告诉我以后再有散文,可以往哪里投。他的指导是深入细致的、具体的、无微不至的,我深深感动。2023年,我读了咸宁李专主席《幕阜长歌》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精选》,发自内心喜欢,用心写了两篇读后感,先后在《长江丛刊》和《长江日报》登载,晓苏老师看到后,又是一番热情鼓励,还奉送了几顶“花帽子”,羞愧,羞愧。晓苏老师的鼓励、指导、帮助,让我终生铭记。真正的文学作品,我差距甚远,虽行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上学期间,我学的是文学,只是文学史和文学基础理论,对文学现场从未走近。工作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对文学组织工作未曾接触。尽快熟悉了解掌握文学组织工作规律,实实在在地做一点有效的工作,让作家受益,让广大文学爱好者受益,让大众受益,一直是我到作协工作后的内心追求。晓苏老师既创作,又研究,始终生活在文学圈,对作家成长规律、作品创作





规律、作家需求和读者需求都谙熟于心,于是,我遇事向他求教,他有什么想法也及时告诉我。几年里,他跟我谈了许多关于基层文学生态建设、文学采风组织、文学活动开展、文学创作扶持、文学刊物定位把握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我都努力在工作中贯彻落实。

2023年6月,按上级要求,作协党组每个人都要开展一个课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确立什么调研课题,既必要,又可行,对今后的工作又有点实实在在的帮助,我考虑了好久,后确定为《当下文学如何走进高校》。我电话向晓苏老师、川鄂老师征求意见,他们给予了充分肯定,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心。随即草拟调研提纲,制定调研方案,邀请在汉十多所高校文学院院长负责人、年轻教师和部分中文系学生一起座谈,还通过网络向省内部分高校发放了调查问卷。调研很成功,我基本了解了当前的基本情况,广泛收集了各方的意见与建议,形成了专题报告。没有晓苏、川鄂老师的肯定,我可能要打退堂鼓了。

2024年9月,第二届“长江与黄河文学对话”在湖北举办,晓苏老师抱病参加了相关活动。此时见到他,我十分震惊,他瘦了,太瘦了,瘦变了形。我问他的身体,他没有多说,我也不好深问,我知道他得的是大病。在黄冈师范学院嘉宾对谈环节,他上场了,我真为他担心,能坚持下来吗?他的声音低了许多,语调也慢了许多,这是多大的意志力在支撑着他啊!活动结束后,他提前返回了武汉,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2025年元旦、春节,我们互致了新年祝福。2025年6月12日,晓苏老师来电话,那是我们最后的交流。

晓苏老师走了,永远地走了,在“小寒”这个寒冷的日子里走了,他的作品,他的温暖,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创作启示,将永远在他曾经温暖过的大地上回荡。



##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

——评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

■刘保昌

表现生活的“横切面”曾经被视为短篇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与主要叙事功能。但既然是“小说”，就必然离不开完整的全息性的“叙事”。诚如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所说，“‘叙事’首先不是一种主要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文类概念，而是一种人类在时间中认识世界、社会 and 个人的基本方式。”万雁的短篇小说《黑色足球》在描述杯水风波的日常叙事中，寄予其对世界、社会和个人的理解和“同情”，交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手法，成功营造出一片迷离惆怅、引人入胜的艺术胜境。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单亲妈妈白梅全心全意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晓宇，晓宇却意外地被足球击中下体。小说将中年女性白梅患得患失临深履薄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事出突然，她已无暇顾及身患肝硬化腹水的父亲，她在与校方的交涉中忍让至极，后来突然在学工处办公室爆发，“就像积水受浸的秧田，陡然被人扒开一个豁口，所有的水全朝一个方向涌来。白梅情绪一时有些失控，从未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被口罩挡住的脸已然发红发烫”，“从学工处办公室走出，走出学校大门，白梅感觉身体生了一对翅膀，乘着三月温软春风，在碧空下呼啦啦飞翔，飞过白色高楼，飞过金色塔





吊,飞过巨幅广告牌,飞过黑色柏油马路,飞到枝叶葳蕤的第三棵香樟树上,在树下侧方停车位上盘旋不止,树叶馨香入脾入肺,她缓缓收起翅膀,进入那辆‘移动的床’。小车如一叶轻舟,顷刻间汇进灯海车流”。

但肇事者无法找到,校方承诺积极配合治疗,医疗保险也作出赔付,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下去,好在晓宇身体恢复得不错,并顺利地参加了高考。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足球却从此成为白梅的“心病”,她害怕看到伤害过儿子的罪魁祸首——足球,长夜里噩梦不断,“白梅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草坪是黑的,球网是黑的,足球是黑的,天空是白的,一个又一个黑色足球像冰雹一样,从白色天空不住地往下砸落,她牵着晓宇的手拼命向前奔跑,可不管跑到哪儿,都是一样的。这个梦反复出现多次,每次她都是从恐惧中惊醒”。梦中的黑色足球正可以视为来自不确定性领域的各种外来伤害,单亲妈妈显然无法防备也无力抵御。

直到晓宇上大学后才对白梅讲出真相,他其实早就知道肇事者是谁,“他是我们隔壁班的,中午也在学校午休,他爸爸在他一岁时就和妈妈离婚了,后来妈妈也有了新家庭,他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白梅心中一涩,喉头有些发紧,好半天挤出一句:那他向你道过歉没有呢?道歉是需要勇气的,他可能没有力量吧。晓宇说,我还有妈妈陪伴,而他连妈妈也没有。”心结一旦打开,黑色足球的梦魇便已不复存在。雨果说过:“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良的晓宇让妈妈深感欣慰和骄傲。

《黑色足球》聚焦中年离异女性的心态转变过程,新一代青年以善良化解矛盾,此种“后喻”式成长足以打开白梅封闭的内心,与曾经对抗、疏远的世界握手言和,从此走向开阔的天地。

近年来,创作界涌现出一批书写温暖歌颂善良的小说,如叶梅的《五月飞蛾》、晓苏的《麦芽糖》、王跃文的《漫水》、韩永明的《望烟》等,呈现出迥异



于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小说“表现人性之恶”的叙事风采,体现出回归本土道德传统的美学转向,也与198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互相呼应。善良的力量主要并不表现为外向的征服,而是植根于内心的生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热持续不衰,“两个结合”的呼吁更是深得人心。这就说明,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必须直面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问题,传统中国的儒家伦理理应在现代化建设潮流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万雁的系列小说创作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形象化、时代化的解答。

表面来看,万雁小说的主题多集中在恋爱、婚姻、家庭、学校教育等领域,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但作家聚焦于社会的最小单元,以此为纽带,投射出来的却是整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冰化了是什么》中的艾春天最后终于打开心结,原谅了曾经出轨的前夫殷劲贤,冰化了就是春天,原谅他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富含人生哲理;《风流云散》中的艾芳香独力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新形态改变的时代洪流;《双生花》从养尊处优的“贵妇人”艾紫若的视角,对赛冰冰一掬同情的泪水,背后却是阶层固化、底层向上流动愈发艰难的残酷现实;《锦缎布缎不断》讴歌云晓月在男友田浩阳车祸后的不离不弃,在文本中却融入了城乡文化观念从冲突到和解的文化演进主题;《全家福》描写大姑被区别对待的“小故事”,寄托的却是对普遍的无差别的“大爱”的呼吁。

对于小说艺术来说,题材无所谓大小,只有艺术水准的高低。万雁在她熟悉的生活领域中,撷取几片浪花,立志书写出大海般的风涛,其塑造典型、描摹世情的方法,不难见出《红楼梦》式的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却又融汇中西文学传统,别开生面,体现出作家个性化的创造努力。

悲悯、同情、善良、温暖,这些曾经给予数千年中国人以“活下去”的信念力量,这些代代相传而又曾经被污名化为“虚伪”的传统文化价值符号,





在万雁小说中逐一“去蔽”，得到重新发现和张扬。在生活场景和观念日益现代化从而导致全球生活方式渐趋相似的当下，这首先是一种“内部发现”，即作家在现代化同一性的表象下，重新发现了文化传统的力量，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同时，这种发现和张扬，更需要作家付出“艰苦的劳动”，亦如托马斯·艾略特所说：“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作家综合性的审美创造努力，于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极具可读性，故事、细节、环境、人物、结构处理均较适宜，体现出一位成熟作家艺术把控能力的游刃有余。小说富含时尚因素，主人公的衣着打扮，美食品位，家庭陈设，消费环节，星座命理，植物名称，奢侈品牌，佩饰搭配，四季风景，车载物品等等的铺陈，细致入微，生动逼真，这种细部书写的“及物性”，成功地营造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艺术空间。

小说的叙述贴近都市生活，不避俗俚，时尚意味十足。如“男叹官司女叹情”“癞头长毛奇了怪”“自带听众气质”“她的智商可能要充值了”“难度系数好比针挑土、水推沙”“刚才还像自由市场，此刻却如大雄宝殿”“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抠得连公鸡都有意见了”“豆腐都有脑，你没有！”“人性不可试，一试全剧终”……这些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潮流性的文句，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大大增强了小说的阅读快感。

小说富含哲思性，如《双生花》写道：“生活。不管你的生活过得像新鲜诱人的水蜜桃，还是像蔫瘪不堪的老苦瓜。时间，从来都是最公平的使者，不会多给你一分，不会少给她一秒，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或美好或残酷的现实中，即便有些人有些事曾与你有过某种交集，也终会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归于疏淡，甚至陌生，却不至了无痕迹。可



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会陡然出现一阵飓风,帮你拂去经年积尘,露出你曾好奇却无以得见的容貌。”这段关于生活的感喟,镶嵌在艾紫若与赛冰冰的“平行空间”的“交叉处”,天衣无缝,显得自然贴合,引人深思,而又具有推动小说情节走向的叙事学功能。

万雁小说语言轻俏华丽,风趣幽默。如《布局》描写女主人公夏萤的心理:“嘿嘿,网传的‘剧本’可不是这么写的啊。她想:这节奏是不是快了点儿?不是还要加QQ、传警官证、登陆公安部门网站看通缉令吗?总不能说为了赶时间,就将这些‘前戏’全都给省略掉吧?难道认为我好骗不配享受‘全套服务’,只配安排‘简化版’?但也不能主动要求‘加戏’是吧?”类似的时尚性因素的装点、轻松搞笑的叙述、轻俏活泼的语言,有效地保证了小说的可读性。

从《双生花》书写阶层区分和底层艰难,从《布局》揭窳人性的幽微和深刻,从小说综合性兼取众流的艺术创造手法,不难想见万雁的小说创作尚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我们无法预设其生长的可能性。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认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事实上揭示了文学创作中表现“洁白”与再现“罪恶”、书写“温暖”与揭示“寒凉”的辩证法。作家的创造雄心和大胆挑战皆可从中体现,直面、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俯首苍茫大地,探寻风尘扑面的凡俗生活的深层逻辑,仍然是作家艺术修炼的不二法门。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是万雁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凭此艺术之“道”与“器”的有机结合的“两翼”,扶摇直上九万里,她的小说创作必将跃升至新的境界。





## 清中晚期鹤峰州的社会与家族图景

——简评《鹤峰民藏〈清中十九帖〉研究》

■周少华

2023年年底,何泽勋来鹤峰寻我,彼时他正在做恩施州茶叶志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承蒙他的不弃,邀请我给他做向导。原本我并不太愿意,一是对茶文化不甚了解,不敢僭越;二是当时杂事较多,也怕精力不够,影响了他的工作进程。但毕竟是多年朋友,又不能违拗其盛情,便暂时放下手中事情,陪他跑了几趟,也算尽了兄弟之情和地主之谊。

而在此期间,我带他在鹤峰城郊的柘溪山房看了徐吉辉收藏的《清中十九帖》。何泽勋看到此帖后非常激动,哪怕当时只是一个影印件,他就如捡到珍宝一般,在与我对鹤峰过往历史进行深入沟通后,当即表态回去后要写一篇研究此贴的文章。哪知旬月之间,他就拿出了一本专著,并邀请我做此书的顾问。而在鹤峰县委宣传部的推动和县新华书店的努力下,经历年余,此书就已通过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研究鹤峰州时期的重要文史著作。

何泽勋与徐吉辉合著的《鹤峰民藏〈清中十九帖〉研究——兼论清中晚期鹤峰州社会形态与家族叙事》,是以鹤峰民间珍藏的《清中十九帖》为核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清中晚期鹤峰州社会肌理与家族脉络的窗口。这部著作以扎实的史料挖掘、多元的研究路径,在地域史、家族史与清代社会研究的交叉地带,搭建起一座立体的学术桥梁,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更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微观历史研究的鲜活范式。



谈及这部著作的内容,首先令人瞩目的是其对容阳李氏家族发展脉络的精细梳理。一个家族的迁徙与扎根,往往是地域历史最生动的注脚。书中追溯,李氏先祖李圭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赴任长阳县知事,这位以廉洁奉公闻名的官员,死后因儿子李承业无力将其归葬江西吉水祖塚,只得定居长阳,由此成为鄂西李氏两支——长阳陇西堂李氏与容阳李氏的共同始祖。这一细节不仅勾勒出家族迁徙的无奈与坚韧,更暗藏着明清之际人口流动与地方开发的时代缩影。

李氏家族的文脉传承在李阐道身上得到鲜明体现。这位“通经史、精语录、著文坛”的文人,虽未定居容阳,却因被容阳土司礼聘为西宾,为家族与容阳的联结埋下伏笔。其子李甸在他死后被容美土司收留,成为容美李氏分支的“进山公公”,这一转折既反映了土司制度下的人际网络,也为家族在容阳的扎根提供了关键节点。书中对《容阳李氏族谱》的细致考证,清晰呈现出这个家族在数代传承中的家风:清廉、诗书传家、重孝。这些并非空洞的道德标签,而是实实在在融入家族基因的生存智慧——清廉让他们在地方获得声望,诗书传家为子弟铺设上升通道,孝道则维系着家族的凝聚力。正是这样的家风,为李氏家族在清中晚期的兴盛积蓄了力量,使其从一个迁徙家族逐渐成长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书香世家。

家族的兴衰始终嵌套在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变迁之中,而鹤峰州在清中晚期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莫过于改土归流这一历史事件。书中对这一过程的还原,既有宏观的制度梳理,更有微观的事件刻画。雍正年间,围绕容美土司田旻如的弹劾风波层层升级,冶大雄“公报私仇”“提兵压境”等一系列事件交织,最终以田旻如自缢落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容美土司顺利完成改土归流,鹤峰州与长乐县(今五峰县)随之设立,这一政治变局,彻底改写了当地的权力格局。

改土归流后的鹤峰州,历任知州着力推动从“小传统到大一统”的转





型。他们刻意贬斥容美土司的旧有行政模式,转而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制度替换,而是渗透在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从官方文书对土司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到学宫的建立与科举名额的争取,每一个细节都在重塑地方的文化基因。书中对这一过程的剖析,让我们看到“大一统”并非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政策实施、资源分配与文化引导,逐渐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

政治变革必然牵动经济与文化的深层互动。土司制度下“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封闭政策,在改土归流后被打破,商贸通道的畅通让外界商品与文化得以涌入。容美土司时期虽有零星的经济文化交流,但规模与深度远不及改土归流之后。书中以李氏家族的发展为例,生动展现了这种互动的力量:科举制度的推行让鹤峰州士子看到了上升希望,激发了民间对教育的重视,而李氏家族正是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培养人才实现了家族振兴。这种经济基础与文化发展的联动,不仅是鹤峰州的个案,更是清代土司地区融入王朝体系的普遍规律的缩影。

这部著作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其将地域史与家族史交织的研究视角。地域史研究最忌空泛的宏观叙事,而本书选择鹤峰州这一特定地域,将其置于清中晚期的历史坐标系中,捕捉到了改土归流前后社会变迁的独特轨迹。从土司治理到中央王朝层级管辖,鹤峰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充满了地方特色的调适与博弈。

书中对地名变迁的解读尤为精妙。留驾司原本是容美土司下辖椒山玛瑙司的司治地,因世袭土司姓刘,被土民称为“刘家司”。改土归流后,官方为消除土司文化影响,将其更名为“留驾司”。更值得玩味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民间衍生出“接圣驾、接土王驾”的传说——这些缺乏史料依据的传说,实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记忆碰撞的产物。它既反映了官方对土司文化的刻意改造,也展现了民间对新制度的创造性适应,成为地域文化重塑的



鲜活注脚。这种对“小地名”的深度挖掘,犹如用显微镜观察历史的细胞,让我们看清了宏大政策在地方落地时的复杂肌理。

以家族史为切入点,则为地域社会研究提供了人性化的视角。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命运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李氏家族在清中晚期的起伏,便是鹤峰州社会变迁的微观镜像。乾隆年间,鹤峰州虽已改土归流30余年且建有学宫,却因“鹤邑草昧初辟,文教不兴”而未获学额,这直接阻塞了当地士子的仕途。李甸的六世孙李静安与州人刘世显等人,为争取这一文化权益,不仅向州、府呈书呼吁,更长途跋涉赴省请愿,最终为鹤峰州争得文额8名、武额2名、禀贡4名。这一事件背后,是地方士绅对文化权益的自觉争取,也是科举制度在原土司地区影响力的生动体现。

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鹤峰州开考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除的百余年间,李氏家族走出了三位举人,其中李定南官至知府加都盐运使衔,官居三品。书中对李定南在陕西咸阳任职时的记载,更将家族品格与社会治理联系起来。据民国《咸阳县志·官师志·知县》记载,他针对“递运浮派累民”的积弊,将递运所改为由民众自行管理的局,一举革除积弊。这一举措既展现了其个人的理政智慧与为民情怀,也折射出科举出身官员对地方治理的积极影响,更让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如何通过个体行为在社会层面产生回响。

研究方法的多元融合,是这部著作学术严谨性的重要保障。文献互证法的运用,让史料的张力得到充分释放。在考证李氏家族起源时,作者将《容阳李氏族谱》与长阳十五溪《陇西堂李氏族谱》中关于李圭的记载相互比对,在细微的差异中辨析史实,最终确定了家族的渊源。探讨改土归流事件时,又综合清道光《鹤峰州志》、光绪《长乐县志》等方志,与田旻如的绝命奏折等官方档案相互印证,不仅还原了事件的复杂过程,更揭示了多方势力的博弈——这种对不同来源文献的审慎处理,让历史叙事摆脱了单一史料可能带来的偏颇。





作为核心材料的《清中十九帖》，更是在作者的解读下焕发出惊人的历史能量。作者首先对帖中题帖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身份考证：这些多为李定南在国子监读书时结识的师友或同窗，通过查阅科举名录、人物传记等资料，他们的籍贯、功名、官职等信息被一一厘清，由此构建起一个以科举和官场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不仅是李定南个人的社交圈，更是清代中晚期汉族文人在官场生存的缩影。

对题帖内容的解读则兼顾了文本精读与文化阐释。从书法艺术来看，十九帖中风格各异的字迹，既反映了不同文人的艺术追求，更暗含着清代碑帖之争与融合的文化潮流，让我们得以窥见士人群体的审美取向。文字内容中，既有对李定南“才思敏捷，品德高洁”的赞誉，也有对社会现象、官场风气的隐晦提及。作者透过这些文字，敏锐捕捉到当时汉族文人在满族统治下的复杂心态：他们既通过科举积极融入统治体系，又在文人社交中坚守儒家道德与文化认同，这种矛盾与平衡，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将《清中十九帖》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更凸显了其价值。清中晚期的汉族文人虽有一定上升空间，却仍面临诸多限制，而帖中呈现的社交网络，实则成为他们共生共荣、实现权力制衡与自我保护的重要依托。书中记载的张亮基遭弹劾后，因毛洪宾、宗稷辰等人相助而重新起用的事例，正是这一网络实际作用的体现。这种多维度的解读，让《清中十九帖》从一件民间藏品，变成了解码清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样值得深思。在学术层面，它为地域史研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往对清中晚期鹤峰州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制度层面，而本书通过《清中十九帖》的挖掘，填补了地方政治变革细节、家族与地域互动、文化传承变迁等方面的空白，为鄂西地区的地域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对家族史研究而言，它突破了传统世系考证的局限，将家族发展与社



会形态紧密结合。从政治制度对家族命运的影响,到家族文化对地方社会的反哺,这种多维度的探讨,为家族史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提醒研究者在考察家族时,必须将其置于社会大背景中审视。

对于清代社会研究,本书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微观样本。它从地方层面揭示了改土归流、科举制度在原土司地区的实施效果,展现了汉族文人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生存策略以及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动机制,这些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社会的整体运行逻辑。

在现实层面,这本书为鹤峰地区的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梳理的容阳李氏家族文化与鹤峰州地域文化演变,让当地民众得以更清晰地认识本土历史,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而书中展现的鹤峰州在应对政治变革、推动经济文化互动中的经验教训,也为当今地域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如何平衡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如何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保持地方特色,这些都是值得当代思考的命题。

当然,任何学术研究都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对《清中十九帖》中更多细节的解读,或是将李氏家族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鄂西家族网络中考察,或许能带来新的发现。但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价值,它以《清中十九帖》为支点,撬动了对清中晚期鹤峰州社会与家族的深度探讨,让我们看到一个偏远地域在历史洪流中的独特轨迹,以及个体、家族与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的来说,《鹤峰民藏〈清中十九帖〉研究》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生动的历史叙事。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不仅存在于宏大的典章制度中,更藏在民间的一纸一墨、一族一世的记忆里。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更在于提醒我们:每一个地域、每一个家族的历史,都是构成民族记忆的重要片段,唯有深入挖掘这些微观叙事,才能拼凑出更完整、更真实的历史图景。



编者按：

基层有烟火，笔墨见初心。广袤荆楚大地，蕴藏着最鲜活的生活素材，汇聚着最真挚的文学表达。全省广大基层会员作家扎根一线、深耕生活，于日常中感悟时代，于烟火中萃取灵感，用朴实文字书写人间温情，记录时代变迁。为发掘基层文学力量，展示会员创作风采，本刊2026年春季号特面向全省基层会员作家开展定向约稿，并在“会员茶座”专栏，择优刊发部分优秀作品。期待更多会员朋友执笔抒怀，踊跃给本刊投稿。

## 苍茫大地

■董祖斌

—

我曾多次问过自己，大地是什么颜色？

我在脑中匆忙地搜索，不断地找寻、定位，一时不断地闪现又不断地否定，以致慌乱，居然没答案。

细思过后，我以为，大地的颜色是苍茫。苍茫，把视觉转化为综合感觉，那是最丰富的色彩。

这是我多年思考后的结果，也是苍茫大地给我的恩赐与教诲。这种苍茫之色，正是心理与思维开始成熟的标志，也是作为一个灵长类生命个体对这个星球的敬畏与崇拜。

苍茫大地，由生态山水组成，由浩淼历史组成，由所有消逝的生命组



成,被情感与文化浸泡,沉默无言,涌动如波。这些组成部分在时间与空间中堆积、沉淀、反应和变化,最后把万千的色彩与形状,都化为浩瀚的一片苍茫。

## 二

小时候,我认为大地是黄色的。

老家一带,正是那种黄土,很粘,可以烧瓦的那一种。这种土很有特性,自小我就慢慢地感受,继而懂了它。

干燥的时候,这种黄土一般不会成为灰尘、也不轻易风化。遇到干旱之地,就会裂口,不管是田地还是山林间。尽管裂口,表面还是坚硬的一块,似乎坚持着自己的一种气节,我那时总会想起上甘岭上志愿军战士干裂的嘴唇,那是铁骨精神的外现,这土地,也是它秉性的表现。这种黄土和水结合后,性情大变,很容易变得黏稠,所以老家一带用来拉坯烧瓦;而在大路上,被脚踏踩,类似于进行了和泥工艺,踩成饼状,上下坡路段可见一级一级的,但没经过烧制,一旦表面落上雨,最上面薄薄一层润化,就似一层油,滑腻无比。我们老家边上,是一条南北向的大道,赶场、娶亲、下乡挑担做买卖的络绎不绝。在雨天,就可以看到非常滑稽的表演,行人平衡不稳,前仰后翻,笑声骂声不绝于耳。

我所就读的村小也是这样的路。那时候条件不好,买不起雨靴,热天上学几乎都是打赤脚,与黄土地的交道更加“亲密无间”。遇到雨天,就是身体运动平衡锻炼的最好时机了。到学校三段长坡路,我在经过多次糊上一身泥之后,慢慢掌握了一些技巧。我的秘诀就是“不停留”,用那种“燕子三抄水”的功夫对付这溜滑的地面。三段坡,都不短,近乎三四百米,从最高点一个劲地往下冲,直到最低处或者谷底往上坡处方才停住。我是那条路线上





所有上学孩子中这项技能掌握得更好的,有时候越跑越快,真的有种“脚不沾地”的飞驰感,由于势能越来越大,到后来需要就势抱住一根树干、旋转一两周才能停下来。苦了我的姐姐弟弟们,他们多半没有我的这种“身手”,一步一滑,不是前扑就是后倒,衣服裤子上总有黄泥巴,狼狈不堪,我总能干干净净地到家,现在想来,都为自己的运动天赋庆幸与自豪。

而家乡那些镶嵌在树林与沟壑之间的土地,在农人的不断伺弄中,一辈辈汗水浸染,最上面的一层变成肥沃的灰土,一年年长出玉米土豆,延续着那边片土地上的烟火人间。

黄色大地给我的回忆奠定了深刻的底色。

### 三

随着进城读书,我发现土地不仅仅只是黄色。县城那一带,却是丹霞地貌,大地变成了红色。

山头也是赤褐色,一个个排列着,在朝阳和夕阳下,似乎要渗出血来。

随着读书的增多,我从一页页纸张中了解历史、感知文化,开始对土地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

慢慢地,我知道了土地是多彩的,各种颜色都有。黄土地不仅在我的家乡,西北的、藏地的更黄,更荒凉贫瘠;红色的土地,分布很多,福建广东广西,比比皆是。曾经战火硝烟、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是红土地;东北的三江平原,曾经那是流膏溢脂的“黑土地”,棒打狍子瓢舀鱼;西双版纳、海南岛等地,却又是椰桐遍地、枝繁叶茂的绿色海洋;塞北之外,冰天雪地,大地有时是一片草原绿野,有时是一片雪白或者灰黄苍茫之色……

每一寸土地上,不知道曾经经历了多少战火、挖掘、燃烧、践踏、流蚀……雪盖过、树长过、风吹过、雷击过、火烧过、血染过……不断变色,不断



变形,不断分解也不断聚合,长草木也长庄稼、养野兽也养人类,宠辱不惊,沉默如初,演绎成超越思维的博大与深沉。溯时间而望,无限苍茫。

#### 四

注视大地,时间越久,便愈加神圣,我的敬畏与感恩愈加赤诚。

小时候放牛,打量大地,大地在眼里具象,慢慢细化为一粒沙、一颗土粒,往下刨去,是密密实实、坚硬黏黏的黄土。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说,那叫生土,没有肥力,种什么都不会长,必须靠农家肥一点一点把颜色染深一些,自然也就有肥力了。老家一带,家家户户的便池、猪牛鸡鸭的粪便,还包括山坡田埂上烧过的火土,平日堆积的煤灰、柴火灰,都最终进入到土地里,化成黄土的染色剂。伴着老牛艰难行进的步伐,犁铧后翻卷出来的土浪颜色就会越来越深,看着逐渐变黑的犁沟,庄稼人会更加信心百倍,土地上收获的一粒粒粮食,人吃,喂养六畜,周而复始,不断轮回。那时我觉得土地是负担,是枷锁,是吮吸农人血汗的海绵。每户人家都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实际上,就是希望摆脱土地对生命尤其是肌体的残酷压迫和宿命式的束缚,结束这种土地对自由、对体力劳动的绑架。

读初中时,班主任组织春游,带着我们这些能爬树上房的野小子爬到了方圆十里最高的山峰。没有路,我们几乎是从荆棘林中钻上去,到处悬崖峭岩,随时可见天坑深壑,居然全部安然无恙地爬上去了。站在那个高耸入云的山峰往下看,茂密连片的森林不过是一方菜畦,大片的土地仅仅是一个棋格,房子只是一个小积木,我曾经觉得宽阔无边、山高林密的家乡居然呈现了另一番样貌。和那些更远的山连接着,排列着,一层比一层暗淡,看不见花红柳绿,一种从未体会的感受从心底冒出,是带着一丝失望的欣喜。那一刻,我有了一种成熟与顿悟,知道了大地“辽阔”的天际线比少年的眼





眶更远。

及至后来参加工作后,走出大山的机会多了,卧铺车厢与火车轨道,在大地上延伸着足迹,也延伸着认知。而这时观察大地有了更好的角度,因为坐飞机的次数渐渐多了。从空中观察大地的角度,是此前不敢想象也无法体会的。小时候躺在草地上,望着飘忽的云与盘旋的鹰,非常希望站在上面,看看更加辽阔的大地,那种憧憬如今成为了现实。从东往西,从南到北,平缓的、起伏的、冰雪覆盖的、水波粼粼的都见过了;黄的、绿的、白的、灰的也领略过了。这时心中的大地,因为俯瞰的角度,因为对土地的情感与认知,变得更加神圣与庄严。战火、温度、水流、村庄、生活、工程,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大地,改变着大地的外貌,也改变着大地的肌理。一趟飞行,可以从舷窗中打量大地的变化。这个过程往往是沉重的,少了游客式的轻松。俯瞰大地,拥有了“上帝视野”,对大地的认知与情感也实现了升华。

而大地在时光之水的洗涤中,实现着一道道轮回。每次探险和考古人员发现一处废墟、旧址,就会在认知中刷新一次这种轮回。苍茫大地上,人类、动物和时间走过,留下足迹、废墟、文化、记忆或传说。砍掉树木,建设房屋、陵墓,战火或者灾害焚毁、荒芜再被森林覆盖,之后迎来另一波野兽或人类,在天地时空之中实现又一种轮回。坚硬的石与温柔的水,联合演绎有形与无形的幻灭与大美。

## 五

对大地的叩问、感恩与崇敬,一直伴随着人类。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那是怎样的一种孤独与悲凉,诗人在无垠的大地面前,袒露人类的无助与宿命,渺小与伟大。

千百年来,大地成为战争的理由,也成为战争的载体。翻开人类历史长



卷,这个人类栖居的地球上,不同种群、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争斗杀戮无休无止,一部人类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争夺土地的历史。无论是“均田地”的最直接口号,还是“争取阳光下的地盘”,人类足迹所致、目光所致、思维所致,都在不断地进行标识,而且,从这个星球已经发展到太空了。那些文的或者武的争夺之路,都是无数生命与鲜血铺成,所有在当时的慷慨陈辞,经过历史洗刷后,都会成为舞台上的一声叹息,或者一句指向苍天的诘问。大地沉默无语,静静地看着生、旦、净、丑在舞台上轮番“出将入相”。

丰腴的大地,总是孕育出一些人杰。大地蕴含的那么多养分,总是融在山水间浸润到人类的肌体里。Beyond 乐队在《大地》中唱到:“在那些苍翠的路上,历遍了多少创伤;在那些开放的路上,踏碎过多少理想。”每一次舞台上下万人齐唱的氛围,总让我泪眼婆娑。大地给每个人都种植了一个理想,却也埋葬了众多理想,让人希望,让人沮丧。也许是一种共通的体验,诗人吉狄马伽在《感恩大地》诗中写道:当我们谈到土地,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是的,其实不仅是父亲母亲,也有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在土地上引来诞生与死亡。大地是容量最大的硬盘,记录一切,消纳万物。因此每每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总有人杰在大地上茁壮起来,就像伟人凝思后的追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大地没有回答,可是上面写满了答案,穷尽一生也不能读完。从人类到人民,从生物到生态;从一个国度到一片大陆,从一片地域到整个世界;从一个时代到人类历史,从地球到浩瀚星球,答案仍然在寻找中。人类自身在历史与大自然中沉浮,一边随波逐流,一边乘风斩浪。

路遥的文字就是黄土的结晶,那片苍茫的黄色土地上,流水、风、锄头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面貌,生存其上的人从憎恶到感恩、从感恩到热爱,大地终于用它的无边无际胸怀完成了对人的改造。而我满眼苍茫,把身体和灵魂都埋进去,用内心皈依般的虔诚叫道:我的大地啊!



# 最美的风景

■徐新伟

有人说,人的聪明是天生的,有的人骨子里透着的就是善良,有的人血液里流贯的就是叛逆,有的人眼眸里闪烁的便是智慧。这话我信。我在短视频里说:“卑贱与高贵永远隔道墙。”发出去后,褒贬不一,但我始终坚信血液的力量与教化的魔力。这信念源于我生长的地方——徐太湾,源于两个人:德贵爹和新洋兄。

## 一、德贵爹的满腹经纶与无声苦楚

德贵爹姓徐,名德贵,我们都喊他德贵爹。他家原是徐太湾的大户,青砖黛瓦的宅子占了半个湾。他是正儿八经的少爷,七岁开蒙入私塾,先生先教《三字经》——那是开蒙第一书,“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用朱笔写在描红纸上,他描了整整一个月。接着是《百家姓》《千字文》,先生要求倒背如流,背错一字,戒尺便落在掌心,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学堂里格外刺耳。

十岁开始读《大学》《中庸》,十二岁读《论语》《孟子》,四书读完,已是翩翩少年。十五岁开讲《诗经》,先生抚着花白胡须吟诵“关关雎鸠”,德贵爹在下面听得入了迷,仿佛看见河洲之上的水鸟成双。后来是《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啃完,他已能作诗填词,写一手漂亮的颜体。琴也学了,棋





也下了,画也能涂抹几笔山水。那时的德贵爹,是徐太湾最耀眼的风景——白衣少年,手持书卷,站在自家阁楼上眺望幕阜山,眼里有整个天下。

土改时,德贵爹因成分不好被安排去生产队扫禾场、看鸡鸭。这些活计倒不重,重的是人心。每天天不亮,他佝偻着背去扫禾场。偌大的禾场上,稻草屑在晨风中打旋。他扫得很仔细,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单调而绵长。扫着扫着,他会停下,用扫帚尖在灰土上写字——有时是“明月几时有”,有时是“天苍苍,野茫茫”。刚写几笔,便慌忙抹去,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看鸡鸭更苦。不是苦在活计,是苦在要整日与一群人为伍。生产队派来监督他的,多是些大字不识的粗人。他们闲来无事,便拿他取乐。

“德贵,听说你会背诗?背个听听!”

德贵爹低头不语。

“装什么清高!你如今还不如我们哩!!”

哄笑声中,有人将烟灰弹到他洗得发白的衣领上。他只是轻轻拂去,继续看着远处的鸡鸭。那些鸡鸭在草丛里觅食,无忧无虑,比人快活。

中午吃饭,他端着粗瓷碗蹲在磨房门口——那是他的“家”,一间废弃的磨房,不足十平米,阴暗潮湿。别人聚在一起边吃边说笑,他独自一人。有时吃着吃着,他会低声吟诵些什么,声音极轻,只有自己听得见。那是他唯一能与过往连接的方式。

最苦的是夜里。磨房没有电灯,他点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很小,为了省油。就着豆大的光,他偷偷翻出藏在墙缝里的几本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纸页泛黄,边角破损。他读得很慢,手指轻轻抚过每一个字,仿佛那是失散多年的亲人。

他更喜欢与鸡鸭为伴了。给鸡喂食时,他会低声说:“吃吧,吃饱了好下蛋。”那语气温柔得像在教导孩童。鸭子下河,他站在岸边看,看它们划开水面,留下道道涟漪。他有时觉得,自己就像这些鸭,看似自由,实则永远游不



出这片河塘。

我直到六十岁之后才真正懂得,与愚人为伍,不如独处。可德贵爹没得选,但他心里有一片海,那片海里藏着所有的诗书礼乐,藏着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那个站在阁楼上观风景的白衣少年。

## 二、新洋:残缺身体里的完整世界

新洋是我的发小,生于1961年。出生时难产,接生婆用力过猛,伤及他的神经,从此手脚残疾。双手纤细如孩童,总是不自主地颤抖;双脚无力,需拄拐行走。1967年要读书时,学校不肯收——怕他摔着,怕他跟不上。母亲求了校长多次,最后答应父母接送,才勉强进了教室。

小学三年,他是在奶奶背上和同学异样眼光中度过的。下课铃响,孩子们冲出教室玩耍,他只能坐在窗前看。看别人跳房子、捉迷藏,他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打,像是在模拟那些跳跃的节奏。三年级读完,实在无法继续,他辍学在家。

身体的苦,新洋很少说。但我知道。夏天,他无法自己扇扇子,蚊子叮了无法挠,只能忍着,直到奶奶发现那一身红疱。冬天,手脚血液循环差,生满冻疮,溃烂流脓。最难受的是下雨天,关节疼得他整夜睡不着,咬着被角不吭声。

可新洋有他的乐——读书的乐。德贵爹识人有术,见新洋虽身体残疾,却生得眉清目秀,一双眼睛尤其亮,像两潭深水。他主动找上门:“孩子,想认字不?”新洋用力点头,点得太猛,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德贵爹从最基础的开始教。没有书,就自己编教材。用烧黑的木炭在废弃的门板上写字,写一个,教一个。《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新洋跟着念,声音清脆。他的手握不住笔,德贵爹便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



地写。那手抖得厉害,写出的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但新洋笑了——那是他第一次写出自己的名字。

接着是《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新洋不懂什么意思,但喜欢那韵律,摇头晃脑地背。德贵爹又教《龙文鞭影》,新洋记性极好,教一遍就能背。

真正的转折是四书五经。德贵爹郑重其事地从磨房墙缝里掏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是手抄的《论语》。“这是我们读书人的根本。”他说。

新洋捧着手抄本,像捧着圣物。他识字不多,德贵爹就一句句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并且时常温习,不是很愉快吗?新洋眼睛亮了,他懂这种愉快。虽然他无法“行万里路”,但可以“读万卷书”。

雾云遮不住幕阜山的雄伟,淫雨挡不住古驿站的光阴。在徐太湾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新洋那双纤弱颤抖的手,捧着一卷卷手抄的书。背《孟子》时,他不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深意,但喜欢那份慷慨;读《诗经》时,他没见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景象,但能想象那份苍茫。这不妨碍他爱上书,爱上这架通往云端的梯子。

读书时的新洋是另一个样子。身体的不便会暂时被遗忘,他的眼睛盯着文字,嘴唇微微翕动,整个人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时读到精彩处,他会笑出声,那笑干净得像山泉水;有时读到悲凉处,他会沉默,但那沉默里有光。

奶奶看他读书的样子,既欣慰又心疼:“歇会儿吧,眼睛要坏了。”

新洋摇头:“奶,我不累。书里有个大世界,我在里面能跑能跳。”

是的,在书的世界里,他是完整的。可以跟着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可以随杜甫看“国破山河在”,可以与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现实中的三尺床榻,困不住他精神上的万里驰骋。





### 三、薪火相传：从私塾到文学殿堂

德贵爹教新洋，用的是最朴拙的法子，却也最见心血。没有课本，他便凭记忆，把那些烂熟于心的章句，一字一句誊写在捡来的废纸、旧年历的背面，甚至用烧黑的树枝写在平整的泥地上。他说：“读书如筑基，一步不能虚。”他从最根基的蒙学教起，那些《三字经》《百家姓》里的句子，经由他苍老而温和的嗓音念出来，仿佛沾上了幕阜山的雾气，既遥远又亲切。

新洋学得吃力，却更拼命。他的手握不住笔，德贵爹便握着他的手，在沙土上一遍遍划着字的笔划。那手抖得厉害，写出的字总是歪斜散架，像风中瑟瑟的草。但新洋的眼睛亮得灼人，每一个认下的字，都像一颗钉进他世界的铆钉，让那片因身体而显得摇摇欲坠的天地，逐渐稳固、开阔起来。

德贵爹不只教他认字，更教他“感受”字句间的呼吸与心跳。讲“人之初，性本善”，他会停下来说：“你看湾口玩耍的细伢子，哪个生下来就带着坏心眼？这‘善’字，是颗种子，要护着。”讲“天地玄黄”，他会指着窗外：“天快黑未黑时，就是‘玄’；地上晒的稻谷，就是‘黄’。书不在远处，就在眼前。”那些深奥的经典，四书五经里的道理，被他掰开了、揉碎了，掺进徐太湾的风雨、草木和鸡鸣狗吠里，喂给新洋。

新洋囫圇吞枣地学着，未必全能消化。有的道理太深，像井，他探不到底；有的情怀太远，像山那边的云，他望不见真容。但这不妨碍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在德贵爹的低语与吟哦中，他触碰到了一个用文字构筑的、巍峨而又精细的世界。那里有他无法奔跑的旷野，有他无法攀登的高山，更有他能在精神上无限次抵达的远方。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春节。新洋用他颤抖的手，为自己家写了一副春联。红纸裁得歪歪扭扭，墨迹涨得像哭过的眼睛，但那两行字，却让所有看见的人心里一震：“残躯不碍凌云志，陋室常怀济世心。”德贵爹看着那副对



联,老泪纵横:“孩子,你成了。”

是的,成了。这不是科举时代的“功名”,而是一种更内在的成就——一个被禁锢的身体里,破土而出了一个自由、丰盈的灵魂。德贵爹在贫瘠岁月里偷偷保藏的火种,就这样,颤颤巍巍地,却无比坚定地,传到了新洋的手中。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徐太湾。县文化馆办了本文学刊物《散花》,面向全县征稿。新洋写了篇散文诗《幕阜山的黎明》,用三百字描绘山间晨雾散去的景象。他让去县城的邻居捎去投稿,没抱希望。

一个月后,邮递员在村口大喊:“徐新洋!挂号信!”那是《散花》的用稿通知,还有几块钱稿费——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三分之一的月工资。更惊喜的是,随信还有著名诗人查代文的亲笔信:“读罢《幕阜山的黎明》,如饮清泉。作者对自然的感知细腻入微,文字干净有灵性。盼更多佳作。”

消息传开,徐太湾炸了锅。残疾孩子成了作家,这可是天大的新闻。镇文化馆的殷显扬老师亲自下乡,找到新洋家。那是两间土坯房,昏暗潮湿,新洋就坐在靠窗的床上,床上堆满了书——大多是借的或一些书友送的。殷老师握着他的手:“以后你的稿子直接寄给我,我把你介绍给柯尊解老师。”

从此,新洋有了“特殊小灶”。柯老师每月来信,点评作品,推荐书目,还寄来《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新洋如饥似渴地读,读完了就写,写了就寄。他的文字越来越成熟,从简单的写景,到写人,写生活,写命运。

#### 四、我与新洋:养鸭人的文学启蒙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没考上大学,回村养鸭为生。三百只鸭子,每天赶着它们去河滩,早出晚归,一身鸭屎味。晚上累得倒头就睡,觉得人生





也就这样了，永远是走不出那方圆二公里的马皇畈了。

直到新洋发表作品。我去他家道贺，他正坐在床上改稿子，手抖得厉害，字写得又大又慢，一张纸写不了多少字。见我来了，他笑：“来得正好，帮我听听这段。”他念了一段散文，写的是徐太湾的黄昏。我天天看黄昏，从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经他一写，那落日、炊烟、归鸟，都有了生命，都有了感情。

“你怎么想到这些的？”我问。

“用眼睛看，用心想。”他说，“你看鸭子，只看它们下不下蛋。我看鸭子，看它们划水的姿势，看它们羽毛上的光，看它们眼里的世界。”

我怔住了。从那以后，我常去新洋那儿。赶鸭回来，洗掉一身臭味，就去找他。他给我讲鲁迅的深刻，讲沈从文的淡远，讲汪曾祺的趣味。那时的高中生，仅比文盲好些，很多听不懂，但喜欢听。听着听着，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只是鸭子和泥滩了。

新洋教我：“你养鸭，就写鸭。写它们怎么觅食，怎么打架，怎么带小鸭，几百只鸭子在田里觅食，如何点数。写真实的东西，写你熟悉的东西。”

我试着写，写得很烂。新洋不笑话，一句句帮我改。“这里加个比喻”，“这里情感再深一点”。慢慢地，我能写点小文章了，投给县广播站，居然被采用了。当我的文字通过喇叭传遍全村时，那种喜悦，比卖鸭蛋赚了钱还实在。

我那点小本事——写总结、编快板、辅导孩子作文——都是从新洋那儿学来的，现学现卖。村里人笑我：“养鸭的还想当文人？”我不在意，因为新洋说过：“文人不是职业，是心态。风景不在季节，而在心里。”

是啊，因为他，我看见了古驿徐太的美。看见了德贵爹扫禾场时脊梁的弧线，看见了母亲们河边洗衣时水波的纹理，看见了老槐树年轮里藏着的光阴，看见了湾子里几人合抱的梧桐树上栖息的凤凰，这些，都是风景。



## 五、从《长江文艺》到闪小说之王

1980年代是新洋创作的黄金期。他先在《散花》上连续发表作品，渐渐在地区有了名气。1985年，他的散文诗《古驿道》在省刊《长江文艺》发表，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长江文艺》在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心中，那是殿堂般的存在。新洋的作品能登上《长江文艺》，说明他真的成了“作家”。编辑来信说：“《古驿道》以残疾之躯，写千年古道，个体的渺小与历史的宏大形成强烈对比，感人至深。”新洋把信读了很多遍，然后望着窗外的幕阜山，久久不语。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想德贵爹。是那个在磨房里偷偷教他《论语》的老人，为他铺了第一块文学基石。可惜德贵爹没能看到这一天，他在前一年冬天走了，走得很安静，像一片落叶。下葬时，新洋坚持要往棺材里放一本书——手抄的《诗经》，那是德贵爹留给他的唯一遗产。

整个九十年代，新洋是《长江文艺》的常客。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各种体裁都尝试。他的作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苦难中见希望，残缺中见完整，平凡中见永恒。读者来信越来越多，有城里的知识分子，有农村的文学青年，也有和他一样的残疾人。他们说，新洋的文字给了他们力量。

1998年，新洋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常年卧床，让他得了严重的褥疮和关节炎，每次翻身都痛得满头大汗。长篇创作力不从心了，他转向中短篇。2000年后，互联网兴起，他接触到“闪小说”——一种六百字以内的超短篇小说。

“这个适合我。”他说，“写得短，改得快，不累。”

从此，他深耕闪小说。六百字里，要有人物，有情节，有转折，有意蕴。这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新洋跳得很好。他的闪小说像一枚枚精致的银针，轻轻





一刺,便扎进生活的穴位,让人酸麻胀痛,又豁然开朗。

《瘸子张三的月亮》写一个瘸腿光棍每晚看月,临终才发现他看的是邻村寡妇窗上的剪纸月亮;《母亲的算盘》写母亲用破算盘为五个孩子算前途,珠子拨错了一次,让老三上了大学;《德贵爹的鸡》写德贵爹死后,他养的鸡三天不下蛋,第四天集体朝着磨房方向一直叫……这些作品在网上火了,转载无数。新洋对电脑特别在行,只是打字比常人慢。有出版社找来要出集子,他拒绝了:“再等等,还不够好。”其实已经很好。但他说过,德贵爹教他时常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觉得不够好,就是真的不够好。”

## 六、徐太湾最美的风景

徐太湾这块沃土,给不起新洋一个健全的身体,却给得起他灵性和智慧,给得起善良与纯真,给得起他鲜艳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上天对古驿徐太的眷顾,造就了这道最美的风景。然而徐太湾的美,不仅仅在于新洋的坚韧与智慧。

德贵爹身处逆境,满腹经纶无处施展,却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点亮了一个残疾孩子的文学之路。他的苦楚,他的坚守,他深夜磨房里那豆灯火,是风景。新洋身体残疾,却以文字为自己插上翅膀,飞越幕阜山,飞向更广阔的世界。他的颤抖的手,他床头的书,他修改过无数遍的稿纸,是风景。殷显扬、查代文、柯尊解老师无私提携,为一个农村残疾青年开“小灶”,让他看见更大的文学天空。那些批改的红字,那些推荐的书目,是风景。甚至我,一个普通养鸭人,因为受新洋影响,开始用文字记录生活,在平凡日子里发现诗意。我的鸭群,我的河滩,我深夜在灯下涂写的本子,也是风景。

还有徐太湾的村民。他们或许不懂文学,但他们懂得善良。新洋发表作品,青年人都订阅刊物;殷老师下乡,他们拿出最好的腊肉招待;德贵爹去



世,全村人送葬,尽管他成分不好。这些朴实的温情,是风景。徐太湾的风景,不仅是幕阜山的云雾,古驿道的青石,双翥阁的雕刻,务本堂的故事,春日的油菜花海,秋日的稻浪金黄;更是人与人的守望相助,是苦难中的不灭希望,是平凡里的非凡光芒。

新洋常说:“我写的是徐太湾,但不只是徐太湾。我写的是所有在苦难中开花的人。”

是啊,德贵爹在困境中默诵《诗经》,是开花;新洋在病榻上写下《幕阜山的黎明》,是开花;我在鸭粪味里品味文字之美,也是开花。这些花绽放在一起,便成了徐太湾最美的风景。这风景不张扬,不炫目,像山间的野菊花,默默开着,淡淡香着。但若你走近,便能看见它的坚韧,它的绚烂,它从石缝中挣扎而出的力量。

今年清明,我陪新洋去给德贵爹扫墓。新洋的腿更不好了,我背着他上山。很轻,像背一捆柴,却又很重,像背着一个世界。坟前,新洋放下拐杖,艰难地站着,低着头。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他的第一本闪小说集,刚出版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德贵爹:您教我识字,我为您写书。”风吹过,书页哗哗地响,像在读书。新洋说:“哥,你看,德贵爹在听呢。”

我抬头,看见幕阜山云雾缭绕,古驿道蜿蜒向前,徐太湾的炊烟袅袅升起。这些风景看了几十年,今天才真正懂得它的美——美在德贵爹扫帚下悄悄写就又匆匆抹去的诗句里,美在新洋颤抖手中紧握的笔杆里,美在一代代徐太人无声的传递与坚守里。这风景,比山高,比水长,比任何天生的聪明、骨子里的善良、血液里的叛逆、眼眸中的智慧,都更加动人。

因为它告诉我们:高贵与卑贱之间,确实隔着一道墙。但这道墙,可以用文字凿穿,可以用善良跨越,可以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的灯火,照出一条相通的路。

而这条路本身,就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 灯之夜

■周春兰

暮色降临,像一只盘旋在头顶上的虫子,环绕着天空,俯视着地面,不容分辨出时间的长短快慢,便把暮色美妙的幕纱抖落下来,启承着夜色的序曲,循入人心就有了夜色深重的感觉。

这时候,如果屋子里亮出一盏平和而幽明的灯光,霎时满屋子红彤彤地亮起来,亮光穿透云层,黑夜的节奏便有了美妙的神韵所在。

于是,夜晚中的村子,村子中的树木和空间不同程度地闪跃着从屋子里透出的光亮。村子的地面上就有了不同色彩的斑斓,点缀着一些极为渺小的生机。这家和那家门窗里透出一束束光亮呈现出别样的祥和与静谧,触动心灵的恰是这夜景生辉的景象。

灯,在家户之间拉开的黑魇魇的距离中,用它最为真实的光亮填补着,



完善着它们本不能合二为一的美好。人与人之间,也因为灯的光亮而生出与白天不一样的心境。这样的心境包含着乡村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乐趣,诗意般地萌发出对生活的向往,也不乏对世俗无奈的烦闷。这时候有人踏着夜色的旋律,迈着铿锵有力的脚步,或许他因为什么事儿耽误了,才摸着黑儿去挑水。他仿佛为了给自己壮胆,高亢着嗓门吼唱出天南地北的腔调,逗引得狗伸长脖子汪汪大叫,惊弄得黑暗中的人们无奈地摇头,并放出最原始的笑骂,给这黑夜的平静添加些许生气,把夜的序曲进一步升华。这时候,炊烟飘了起来,灶膛里的烟火红彤彤地映红了村妇粗糙无华的脸庞。农妇终于完成了一天炊烟的使命,一家人便开始围坐在桌子旁。灯光下不规则的圆桌有了筷碗碰撞的响声,汉子斟酌着酒品尝日子里的酸甜苦辣,失意和疲倦正在酒精中悄然释放。女人则永远唠叨着家长里短的家务事,却无法说清乡愁里的哀肠。而老人凝望着明亮的灯光似想而非想,灯光照耀着老人那张沟壑纵横的脸,让一家老小都看得真真切切。直到灯一轮轮地折射出灿烂的光亮,老人才回过神。天空中一颗流星却一闪而过。老人着眼望去,什么也不见了,只有逝去的流星,或多或少地让老人掂量着瞬间即逝的悲哀。

苍茫的夜,尚若有月升起凌空而上,清冷的星光抚触着大地中的村子,抚触着幽幽明明的村子中的每家每户。灯光与月色亲近着如一母同胞的姐妹,只是有光亮的远近区别而已。月色轻柔似银,灯光炽热如火。

昼和夜,无限循环着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规律和使命。常常有人阅读在灯光下,书中万卷真知映照在求知人的心中;也有人迎着灯光打开尘封着的却无法泯灭的记忆,那付之东流的对与错、得与失,思绪里迸出的不是怨恨,而是反思,然后一个滑板跳过去,那浓郁的情感在静思中飘游着慢慢散去,或多或少的悲情涌出昙花一现的凄美。





多少年过去了,时光悄然逝去,纵然开放出的不仅仅只是灯光。

乡村的夜,开始了不同以往的风花雪月,繁华的代名词更新着新时代的变化。繁闹之中,鳞次栉比的楼群闪烁着璀璨灯光,那光芒汇集成灯海千层浪——万家灯火阑珊。灯光与灯光相衔着恰似春天遍布的花丛,映照着力子今非昔日的辉煌。不时,夜色中的公路上会有车辆疾驰而过,车灯打出的光束霎时划破夜空。车的轰鸣声与灯光无法捕捉的美妙媲美着,一瞬间就让人心里有了无比的温暖。也给这灯海中的村子注入了别样的生机。此时,这夜,这村子,这村里密密匝匝的灯与头顶上无数的繁星跌进诗人的诗景里:“远处的街市明了 / 好像点着无数的明星 / 天上的星星现出 /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回过头,再去寻找过去,不见了昔日的村子和昔日村子的宁静。不见了昔日乡村的落后和淳朴。怀念的只是过去的夜灯如萤火虫一样的微弱和平淡,在向往灯火辉煌的成就时,无论岁月怎样丢下昨天的记忆,怀旧总是难忘的美好的。

所以,灯海灿烂的夜,灿然铺展开“天庭”“花海”的美妙,把那仿佛“天街”一般的景象,写成了春风化雨般的诗意画面。



## 师傅的水平

■黄育松

在鄂东南,徒弟学好了手艺叫“出师”,正式成为师傅,资深的师傅称之为“大师傅”。虽然没人给他们颁发技能证书,但出师之后的手艺人非常爱护自己的名节,师傅做的东西必须有一定水平,经得住考验,否则就砸了自己的招牌,即使没人监督,他们也不会投机取巧,会自觉地将事情做出师傅的水平。

父亲是一名泥瓦匠,也是一名师傅。年龄大了之后,就离开了建筑公司,但又闲不住,经常一个人到省城接些小杂活干。

我和父亲不在同一个城市,有一次外出办事,正好顺道,抽空去看他。我去的时候是初冬时节的下午,父亲正穿着一件衬衫在那里忙碌,额头和脸上都是汗,脸颊有些消瘦但脸色红润,因为要经常弯腰,身体看起来有些佝偻。

逼仄的胡同里,房东将自家的房屋隔成胶囊房,出租给别人,为了多隔房间多出租,因此每个房间都很小,租客的箱子等杂物就没地方放,房东要求父亲在进门的正堂屋隔个阁楼,箱子之类平时不常用的什物就可以存上去。

可能是因为工价按天计算,房东一再要求快一点,天黑之前必须完工,还帮着和水泥打下手。父亲被催促不过,只得连声说:“放心好了,今天再晚也会完工的。”

父亲一会儿打水平,一会儿弄横条,阁楼打得太低影响采光,打得过高





就装不下太多东西,为了达到最佳状态,经过推算之后就预划了一条线,铺上一半的木板测试效果。找到满意的点位之后,父亲叫我帮忙将铺好的板子卸下。房东赶忙制止,说不是已经铺好了么?为什么要卸下来?父亲说那只是预设的,要重新打水平定点位,不然阁楼上面会不平,影响效果。

也许是父亲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他预铺的也很完美,用肉眼看起来无可挑剔。房东忙说:“算啦!就这样啦,干了一整天,也辛苦了,我觉得可以,免得摸黑。”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还央求房东说,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绝对完工,看到父亲语气坚定,如此执着,房东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不再说什么。

果然一个小时之后,完美收工,临走之前,父亲还站在门口凝视了一会儿阁楼,感觉很满意。我虽然只打了两个小时的下手,但平时体力活干得少,也累得够呛。

回到父亲宿舍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我俩只得找点面包充饥。我埋怨父亲说,房东都已经说可以啦,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

父亲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房东给的是工钱,但师傅的水平必须得保证,不然心里会留下疙瘩,会有种愧疚感,也怕别人戳脊梁骨,说这是师傅做的事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家乡修拱桥,完工的时候都会在墙体上嵌入一块平石板,每个工匠都会用颤抖的手刻上自己的名字,铭记自己的东西自己负责,你的名字将和你的成果荣辱与共,是称赞是指责全凭自己的手艺活说话,要无愧于心,经得住岁月风雨的考验。

听到这话,我不禁一阵脸红,平时自己有太多的敷衍塞责,或因琐事繁多,或避重就轻,或投机取巧,心里还沾沾自喜能顺利应对,何曾想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原来,那些自己一直想蒙混过关的东西永远是自己的,体现的是自己的水平,是擦抹不掉的,它们一直贴着自己的标签任人评说,只不过自己还蒙在其中罢了。



## 钟的方向

■ 郑沙龙

岁月总带着某种“电影感”和那些泛黄的记忆在心底缓缓回放，随着时间的巨轮飘摇，从未停止。

“浮生偷得半日闲”，却小雨淅沥，我煮着茶，望着窗户朦胧轻纱，不禁出了神，学生时代，不甘示弱，文比李白，乐比伯牙，连座右铭都是自创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策马定乾坤”，总想着“一日看尽长安花”，狂放不羁。苦练钢琴，一首《梦中的婚礼》还未成型，就迫不及待地在女同学面前展示，只为了那一句“哇，你好厉害”。浅尝辄止的快乐却能换来满日的嘴角上扬，春风得意。“咕嘟咕嘟”沸腾的茶水声打断了我的回想。倒上一杯，茶香四溢，吹一吹，一饮而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我来到客厅，丫头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写字桌前看着书，母亲还是钻研于她的各种优惠团购，妻子则悠闲地躺着沙发上，痴迷于她的购物直播，好不快活……

半晌，雨悄然停了下来，“爸爸，爸爸，雨停了，我们去曹禺公园逛一会儿吧！”丫头不知何时蹦进了房间。“每次都是曹禺公园，逛得不腻啊？”我打趣道。“哎呀，走啦，不累，我就喜欢逛！”丫头原地扭摆。“叫上你的妈妈和奶奶，走起！”

小雨过后的街道显得格外清新，仿佛沐浴后，披上了一层新纱，扬不起一丁点儿灰尘。道路两旁的香樟树也愈发新绿娇嫩。“爸爸，我们来比赛跑步吧？”丫头的心思似乎只在曹禺公园。说罢便向前冲去，我也只好紧随其



后。让母亲和妻子多一些“窃窃私语”吧。

欣赏完满塘的荷叶、红竹小桥、翠竹石径、九层宝塔……曲径通幽处，果然有惊喜，雨后新笋一根根冒了出来，“丫头，快过来，快过来，看我发现了啥。”丫头听到我的呼唤，飞快地跑了过来。连连惊呼，儿时的快乐瞬间涌上心头。其实吧，景物的美妙取决于自身的心境，每一次的公园行，我都能感受到别样的美景。

曾以为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后来才发现林深时雾起不知归处，海蓝时浪涌望而却步，不见鹿不见鲸，可是那又何须沮丧呢？享受过程不也是惬意人生吗？王阳明曾说过：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花当然是自开自落的，可是能不能扰动我的心，却是由我来决定的，平凡的含义原来也可以是平淡而不凡。

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有一句歌词：穿梭时间的画面的钟，从反方向开始移动，回到当初爱你的时空，停格内容不忠。虽然写的是爱情，但也道尽无奈。即使时光倒流，也无法挽回那些已经逝去的東西。

我是喜欢夜的，也钟情于月中独步，月白星稀，四下朦胧，光却依旧笼罩，听一排排树叶的婆娑……褪去白日的繁杂，吮吸静谧的空气，似曾熟悉的街道，格外幽静怡人。霓虹般的路灯，叠影出俏皮的“第三人”，与月共舞。不必伪装，也无需多说，一切都在夜色里显得自然。人与人之间那些说不清的隔膜，也无从细细揣测。惬意的神秘，无所顾忌地四顾摇晃，这样的“浪漫”，别有一番趣味。

回到家，母亲和丫头正在探讨今日所见，妻子依旧是悠然自得地躺着，只不过从沙发换到了床，温馨且从容，平凡且幸福！

钟的方向，不惧岁月如梭。生活，快乐就是真谛，健康就是目的！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悲昨日事，不负今日景，不畏明日路！



- 1月2日,咸宁市作协小说学会召开2025年度年会暨李尧隆小说集《回声》分享会,总结表彰年度成果并部署2026年工作。
- 1月3日,枝江市作协与蒋杏名家工作室联合举办“文学春蕾班”第二课暨会员培训,温新阶作散文创作专题讲座,50余名文学爱好者参加。
- 1月10日,麻城市作协、诗词学会等20余名文艺界人士参加后山书院发展巩固座谈会,共商书院传承创新与文化服务提升。
- 1月10日,天门市作协举行2026年新春联欢会暨“凯圣杯”征文颁奖大会,总结2025年成果并部署新一年文学工作。
- 1月11日,咸宁市作协与松滋市文联在澧水湖联合举办“听涛澧水湖,共话文学梦”文学交流采风活动,两地20余名作家共话地域文学发展。
- 1月12日至14日,蒋经韬散文集《生命长河一滴水》在河南信阳举行的“202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评选中荣登第九名。
- 1月14日,房县文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各文艺家协会负责人围绕文艺方针学习、年度总结和新年计划深入交流。
- 1月14日,麻城市盐田河镇蕙兰文学社、蕙兰诗社正式揭牌,着力打造本土文学交流与青年创作成长平台。
- 1月14日,孝昌县作协与观音湖管委会启动“遇见新孝昌·共赴文字之约”文学采风活动,30余名作家走进观音湖金盆湖村采风创作。
- 1月16日,房县文艺界首次迎新春联谊会举行,全县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共叙文艺情谊、同迎新春佳节。
- 1月16日,谷城县文联、县作协、县图书馆联合举行“晓苏小说品读会”,深情缅怀作家晓苏并回顾其授课交流点滴。
- 1月16日,潜江市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暨《雷雨文学》编委会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并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
- 1月17日,宣恩县作协召开2025年年会暨《散文宣恩》新书首发式,总结



协会工作并谋划新一年发展。

●1月18日,黄州区作家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孙建勇当选主席。

●1月18日,武汉散文学会2026年会暨《武汉文学》年度优秀作者颁奖会在武昌举行,近百名作家学者共话新时代散文写作。

●1月18日,鄂州市图书馆举行余凤兰新诗集《行走的火焰》分享会,武汉、鄂州两地诗友共赴诗歌之约。

●1月21日,恩施州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并研究2026年工作计划。

●1月22日,荆州市作协在“文学之家”举行迎新年恳谈会,部分历届主席团成员齐聚一堂为荆州文学发展建言献策。

●1月23日,长篇历史小说《兄弟状元》新书发布会暨捐赠仪式在广水市思贤中学举行。

●1月24日,竹山县举办“风雅竹山 诗意桃源”新春诗词大会,线上线下数千名观众共享诗意年味。

●1月25日,团风县作协召开2025年度工作总结会,全面总结文学事业发展成效并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

●1月25日,仙桃市作协举行2026年新春年会暨《汉水文苑》2025年度优秀作家表彰会,90余名作家共叙文谊、共谋发展。

●1月25日,孝感市作协召开2025年工作年会暨先进表彰会,总结全年文学工作并交流新一年创作思路。

●1月25日,2026年武穴作协新春茶话会在余川镇举行,百余名会员和嘉宾以文会友、共话新春。

●1月28日,赤壁市文联与长江委陆水试验枢纽管理局联合组织作家开展“行看‘十五五’·山河寻梦”实地采风活动。

●1月30日,黄石市作协与开铁区文创中心联合举办重症患者潘兰香诗歌分享活动,50余人围绕其写作态度和作品展开交流。

●1月30日,潜江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举办潜江诗群首场文学沙龙——黍



不语创作分享会,40余名文学爱好者参加。

●1月31日,房县作协召开2025年年会暨《房县文学》优秀作品表彰会,总结成果并谋划2026年发展。

●1月31日,西塞山区举办长篇小说《青铜兽》分享会,近30名作家评论家共议吴作望作品的艺术价值。

●1月31日,洪湖市作协召开党员代表及骨干会员座谈会,总结过去成绩并共商协会发展。

●2月1日,孝感市第三届“春芽杯·糖酒之恋”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市图书馆举行,推动非遗文化与文学教育融合。

●2月2日,松滋市作协举行2025年度总结表彰会暨迎春联谊文艺演出,近百名嘉宾和会员共话文学发展。

●2月3日,《半月谈》编辑部赴南漳开展“基层作家如何写好小城故事”主题座谈,8名南漳作家代表参会交流。

●2月6日,《刘醒龙文学年谱》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黄石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

●2月6日,罗田县“义水文学创作工坊”首期阅读分享沙龙举行,聚焦本土创作并研讨青年作家废斯人作品。

●2月6日,房县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音乐舞蹈协会走进军店街社区农家书屋,开展“全民阅读 阅享新春”主题活动。

●2月7日,江陵县作协在东辰草堂创作基地举行迎新座谈会,总结2025年工作并谋划2026年发展。

●2月7日,竹山县作协召开2025年度工作总结会,回顾创作成果并表彰优秀会员。

●2月7日,孝感市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成立暨报告文学座谈会在大悟县召开。

●2月8日,老河口市作家协会诗歌朗诵学会举办“诗韵传承·声动未来”迎新春年会暨朗诵交流会,140余人参加。

●2月8日,九九长篇小说《壁上冬夏》《疙瘩火》研讨会在枝江举行,数十位作家评论家共话作品价值。



●2月10日,赤壁市陆水湖畔文学社召开2025年度工作总结会,三地40余位文学界人士共话乡土文学发展。

●2月11日,竹溪县作协召开2025年度工作总结会,总结创作成果并明确2026年重点任务。

●2月13日,荆州区举办龚冰诗集《别扭》研讨会,30余名诗人评论者和学者参加。

●2月15日,赤壁市作协春节前夕组织慰问活动,为部分本土困难作家送去节日问候。

●2月25日,孝感作家常红生散文集《孝昌游记》首发式在孝昌文化中心举行。

●3月6日,浠水县作协2026年第一期“读书班”在兰溪书院开班,作家席星荃作创作专题讲座。

●3月6日,孝昌县图书馆“书·时光”公益讲坛开讲,作家张丽以“说说写作那些事儿”为题分享写作经验。

●3月7日,赤壁市女作家协会召开年度总结大会暨文学专题讲座,节前为女性文学创作者送上交流盛宴。

●3月8日,保康县作协组织骨干会员赴店垭镇大林村采访叶守常后人,挖掘红色故事、丰富创作素材。

●3月8日,十堰市郧阳区翻山堰村举办“春‘锋’十里,诗遇‘她’乡”文化交流活动,四地诗人开展乡村阅读实践。

●3月8日,十堰市融媒体中心、市作协联合启动“武当智库·文艺名家乡村行”采风活动,作家记者走进房县乡村采风。

●3月10日,麻城市作协举办长篇纪实文学《惊世花闻》研讨会,30余名文艺界人士参会交流。

●3月12日,黄州思源实验学校举行2026年春季《源泉》校刊发布会暨第三届“源泉文学社”成立大会,黄州区作协代表到会祝贺。

●3月13日,十堰市第四届“武当文艺奖”颁奖仪式举行,13部(篇)优秀文学作品获奖。



●3月14日,武穴市作协主席团与田家镇诗词学会赴双善洞景区调研采风,以文学赋能文旅融合。

●3月14日至15日,河南焦作经纬文化文学院组织25名作家赴丹江口市开展“南水北调溯源”文学交流与采风活动。

●3月20日至22日,蒋经韬散文集《生命长河一滴水》在北京举行的“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上荣获“十佳散文集奖”。

●3月21日,枣阳市“汉光杯”第十届桃花诗会在王城镇古岭村举行,150余名嘉宾参加采风交流和作品颁奖等活动。

●3月21日,陆水湖畔文学社“美丽乡村之行”第五季采风活动走进赤壁市五洪山村,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

●3月22日,罗田义水文学工坊在县图书馆举办散文创作培训活动,青年作家唐呱呱线上授课。

●3月22日,沙市区作协组织33名会员赴监利市开展乡村振兴暨红色教育主题采风活动。

●3月25日至29日,中国作协第15期“作家活动周”在北京、雄安举行,湖北青年网络作家杨烈文应邀参加。

●3月27日,天门作协会员成峰长篇小说《救赎》研讨会在天门举行。

●3月29日,陈刚中短篇小说集《城防图》首发式暨创作分享会在宜昌屈原书城举行。

●3月30日,天门市作家协会组织党员及会员代表赴卢市镇彭家垸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和集中学习活动的。

